

皇清經解



應氏慎德

作史記評林著家語疏證刻既成易庸以校書之役因爲補
訂可修茲據弟子行引詩應氏慎德家語毛氏古文作順
家語今文作順德慎德易古文與氏作順德京氏今文作
順德京氏古文與氏易箋詩引用之易即京氏本故作順字王
弼注亦與氏易信與康成同作順字釋文大書以順德注云本
文作順德同是地本字慎德陸氏不從而陸氏之師則同作慎
德矣宋平本與王氏新順作慎此誤讀釋文也

門 12
疏
卷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三

學海堂

支那錢所
有

拜經日記

武進臧明經庸著

應侯慎德

侍御史孫詒穀著家語疏證刻既成屬庸以校讐之役因爲補

證若干條茲據弟子行引詩應侯慎德案詩毛氏古文作順德

三家詩今文作慎德據淮南子易古文費氏作慎德京氏今文作

順德鄭君先通京氏易箋詩引用之易卽京氏本故作順字王

弼注亦費氏易當與康成同作慎字釋文大書以順德注云本

又作慎師同是他本作慎德陸氏不從而陸氏之師則同作慎

德矣朱子本義云王肅順作慎此誤讀釋文也釋文云以順德

王肅作順字據德明師作慎知王弼本作慎據王弼本作慎知鄭本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三 臧明經拜經日記 庚申補刊

20
289

學海堂

作慎許叔重僭易孟氏爲古文而虞翻五世傳孟氏易亦作慎
字與費氏古文正合李鼎祚集解載虞注云二之五艮爲慎故
慎德王肅注詩自云述毛其詩必作慎字唐定本作慎德卽爲
王肅所誤也先師好古學故於詩從毛氏作順於易從費氏作
慎王肅好異鄭故鄭詩作順德王肅必改爲慎德鄭易作慎德
王肅必改爲順德既改詩作慎德恐人以鄭箋本難之因僞撰
於家語託聖人之書以爲證甚矣王肅爲六經之蝨賊先師之
罪人也

申續

七十弟子申續字子周蕭山徐北溟鯨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
繚據字周義疑繚爲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

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

案當作申繚字周

又於申堂字周下

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
申繚子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
公伯繚及申堂王肅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上
字取申堂下一字取公伯繚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

論語音義引家語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困學紀聞卷七載
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此又續
字之轉誤堂與棖聲相近故論語作申棖史記作申堂毛詩著
俟我乎堂兮鄭箋云堂當爲棖可證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
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困學紀聞已引作續當本作
申堂鄭注論語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鄭注禮記檀弓遇仲尼弟子姓名多據太史公

列傳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枏鄭元云申枏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枏不疑句以枏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枏爲申堂故云然也論語集解載馬融注云伯寮魯人弟子也季長亦據史記列傳庸述鄭注論語知康成往往用其師說公伯寮之注鄭義雖亡知必與馬同以爲弟子隸續載魯峻石壁殘畫像以子服景伯亦在七十子之列益可證公伯寮爲弟子矣王肅好與鄭難因愬子路一事得間遂於家語削去公伯寮古本家語當有公伯寮其注論語必不以寮爲弟子索隱引譙周云疑公伯寮是譙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此正王肅所得間以難鄭者也

總角卅兮

詩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毛傳總角聚兩髦也卅幼穉也箋云少自脩飾卅然而穉說文萑鴟屬从佳从卅有毛角讀若和卅羊角也象形讀若苙苙目不正也从卅从目讀若未苙祥也从卅象頭角足尾之形五經文字卅工瓦反羊角也象形俗呼古患反作卅無中一卅古患反見詩風字林不見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爲古卯字案卅卽角象形也故經曰總角卅兮張參謂俗作卅無中一與甫田正合是也萑有毛角故从卅卅爲羊角象其形也羊頭从卅象其角也無中一者是有者蓋因卅字而衍今說文石部磳下載卅字云古文磳周禮有卅人此當是後人所改疑本作周禮作卅古文以爲卯字張參所見本尙未誤故據之說文既以爲古卯字則音古患反是也

汜汜雨義

左傳史漢之汜水音祀在成臯如淳劉昭以襄城之南汜當之張晏又以濟陰之汜水當之陸德明亦出祀凡兩音深滋學者之惑矣宋王觀國撰學林知汜水當音祀音凡非而不知南汜本音凡王氏又以中牟之汜澤共縣之汎城相混則理絲而益之亂矣余弟和貴知其說之有誤家書來楚館請為考定因作汜水考一汜城考二汜澤考三汎城考四汜水之陽考五左氏傳汜祭連文而鄭有兩祭故祭城考第六作竟以詒和貴審此而地理之學易易矣

汜水

汜水在成臯左傳成四年晉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杜注汜祭鄭地

成臯縣東有汜水釋文汜音凡注同或音祀正義曰既為晉之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為汜水旁

已為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為汜今汜水上源為汜谷案正義辨

證甚是勝於釋文多矣史記秦本紀韓獻成臯鞏正義曰括地志云洛

州汜水縣古之虢國亦鄭之制邑又名虎牢漢之成臯漢書

高帝紀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

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凡案舊作祀後人據師

古注改作如氏本音也今改正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

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

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

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案舊讀謂如淳張晏等也鄉音自古相沿最真地理

威明經拜經日記 庚申補刊

志河南郡有成臯縣 續漢郡國志河南郡成臯縣有汜水劉
昭注左傳曰周襄王處鄭地汜 說文汜水別復入也从水已
聲詩曰江有汜詳里切 爾雅釋水決復入爲汜郭注水出去
復還 案郭景純蓋音已已釋文汜音似 詩召南江有汜毛傳
決復入爲汜 案蓋喻勝亦得歸人也 箋云與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
流似嫡媵宜俱行釋文汜音祀

汜城

汜城 在襄城 左傳僖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於汜杜注鄭南汜也
在襄城縣南釋文汜音凡後皆同正義曰鄭之西南之竟南近
於楚西近於周故王處於汜及楚伐鄭師于汜皆以爲南汜
成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注汜鄭地在襄城縣南釋文汜

音凡 襄二十六年涉于汜而歸注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釋

文汜音凡徐扶嚴反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
城縣南汜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
下涉汝水而南歸也 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
置關於其下 水經注汝水 昭五年鄭伯勞子蕩于汜注汜鄭地釋

文汜徐扶嚴反 國語十晉語四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
汜韋解汜地名 漢書匈奴列傳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蘇林
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
案此注襲京氏春秋土地名 地理志潁川郡有襄城縣 續漢郡國志潁

川郡襄城縣有汜城劉昭注引杜預曰在縣南周襄王所處
說文浮汜也汜濫也从水已聲字楚切汎浮貌从水凡聲字楚

切

汜澤

汜澤

在中

左傳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秦軍汜南注此東汜

也在滎陽中牟縣釋文汜音凡正義曰劉炫云二十四年王出

適鄭處于汜注云鄭南汜也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汜下云

此南汜也周王出居于汜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

此年汜下云此東汜也秦軍汜南晉伐鄭師于汜滎陽中牟縣

南汜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襄

九年諸侯伐鄭甲戌師于汜注眾軍還聚汜汜鄭地東汜釋文

汜音汎爾雅釋地鄭有圃田郭注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

是也詩車攻東有圃草箋云圃草者圃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注云圃田在中牟

左傳僖三十三年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

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注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漢書地理

志河南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

時在鄭之疆內

春秋正義哀九年史記集解趙世家

續漢書郡國志中牟縣有

圃田澤案杜元凱以鄭有南汜東汜劉元卿云尋討傳文未

見今考杜注東汜及圃田皆云在滎陽中牟縣兩漢志中牟皆

有圃田澤而無汜澤疑汜澤卽圃田澤甫見一聲之轉耳毛詩

車攻傳云圃大也汜亦廣博汎大之意傳曰原圃原亦大也識

此以俟考

汎城

皇清新角

卷三頁三

咸明經年經日記

五

庚申補刊

汎城

在共縣

春秋經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凡伯周卿士

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汎城

案舊作凡城今據釋文改正

釋文汎城

音凡

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汎于解次于任人注王師

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釋文汎音凡

漢書地理志

河內郡有共縣

續漢郡國志河內郡共縣有汎亭劉昭注凡

伯邑

案杜注未言汎爲何邑今考河內周地凡伯周卿士食

采汎城此汎蓋卽汎非鄭邑

汎音義竝同見說文

汎水之陽

汎水之陽

在濟陰

史記高祖本紀五年還至定陶乃卽皇帝位汎

水之陽正義曰汎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卽位壇在曹州濟

陰縣界

漢書高帝本紀漢王卽皇帝位於汎水之陽張晏曰

在濟陰界取其汎愛宏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爲

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

地理志濟陰郡

定陶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

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本曹國古陶堯所居

祭城

祭城

一在河南滎陽一在陳留長垣

春秋經隱元年祭伯來注祭伯爲王卿士

者祭國伯爵也

左傳僖二十四年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胥

也正義曰凡祭闕

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

封也

史記正義周本紀

成四年晉伐鄭取汎祭注汎祭鄭地成皋縣

東有汎水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韋昭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

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胥也 史

記高祖本紀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一十五里今鄭州東北一十五里有祭城又引太康地理記曰秦建敖倉於成皋漢書高帝本紀漢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築甬道漢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地理志河南郡有滎陽有成皋故虎牢或曰制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滎陽有敖亭劉昭注周宣王狩於敖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鎬之間秦立爲敖倉詩車攻搏獸于敖傳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以上爲河南之祭城左傳桓十一年祭封人仲足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爲氏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有長垣縣

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長垣有祭城劉昭注杜預曰鄭祭封人仲邑案杜注成四年傳祇云祭鄭地而不詳何邑釋例云

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今東北有祭城則祭城在滎陽矣左氏傳汜祭連文邑當接壤班志滎陽成皋竝隸河南太康地志以敖倉在成皋蓋漢晉建置微異也鄭康成云敖近滎陽孟公休云敖在滎陽司馬紹統云滎陽有敖亭與釋例所謂祭城上有敖倉可互相證此爲周公肩之本國陳留之祭則鄭之邊邑也以上爲陳留長垣之祭城

王度記

王度記大戴禮篇名也本孔沖遠說以其不列學官故梁劉昭稱此篇爲逸禮劉向別錄云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見禮記疏 案史記田完世家宣王喜文學騶衍淳于髡田駢接
四十三 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齊有
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然則王度記與孟子同時
今小戴記王制又在孟子之後存亡固有幸不幸歟周禮六官
之長皆卿爲之而以冢宰一人如天子之大夫則與周禮不合
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而以天子駕六大夫駕三則與毛
詩不合然究爲秦以前古書或雜異代之禮不可遽以周制難
之東漢作白虎通唐初撰禮正義往往據以爲說玉林先生因
學鈔逸經中有王度記茲敬述之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
之大夫白虎通上爵篇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白虎通上封公侯篇臣致仕於

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白虎通上致仕篇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

人在官者禮記王制注案王制夫若無族則里尹主之注云里尹間胥里宰之屬又引此記以證王者有

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

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五一石也伯子男俱

三玉二石也白虎通下文質篇云三禮義宗王度記云玉者象君子之德大夫侯

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禮記正義四曲禮下案白虎通上諫諍篇曰賜之環則

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天子以鬯諸

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周禮十九鬱人鬯人

鬯諸侯以薰禮記正義十二王制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案白虎通下考黜篇引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

夫芑蘭士天子諸侯一娶九女白虎通下嫁娶篇天子駕六諸侯與卿

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詩正義三之二千旄引異

皇朝經解 卷三十三 臧明經拜經日記 九 庚申補刊

服志上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書正義五五子之歌云案王度記天子駕六公羊傳隱六年疏異義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

王制

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案史記封禪書言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麻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又見漢書郊祀志上盧尚書之言蓋本此三禮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則先師仍以此篇為記先王之法不從盧君說為漢制又案劉向別錄云文帝時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見史記索隱而禮記王制祇有班爵祭祀養老之文竝無言服制兵制者則此非漢文

時書矣且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制度則劉向別錄禮記本

有王制與漢文所造兩列而不容混一故先師駁五經異義云

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讀所記先王之事禮記

正義十又答臨孝存周禮難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

在其後見禮記正義是可知王制在孔孟之後六國之時與王

度記相後先蓋秦猶未焚書故先王之制尚存梗概必非漢人

公孫臣輩所為也

臯澤也

詩縣廼立臯門臯門有伉毛傳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正義曰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哲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春秋左傳襄十七年

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杜注澤門
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哲而居近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釋文澤門本或作皐門者誤也案詩鶴鳴鶴鳴于九皐毛傳皐
澤也釋文引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蓋以皐爲古澤字毛韓義
同也鄭箋云皐澤中水溢左氏傳爲古文故澤門字亦作皐門
詩正義所據必賈服古本玩杜注知正文竟作澤字理雖不乖
而文則非其舊陸德明所見本猶有作皐門者與詩正義正合
是可證古本之當從矣祇緣所據杜書是澤字故反斥爲誤耳

楚辭章句多魯詩說

王叔師楚辭章句所引詩或與韓毛不同而與爾雅及列女傳
有合者蓋魯義也其詁訓亦往往有異於毛鄭而較毛鄭爲長

者茲纂錄叔師之說附以傳箋及爾雅諸書參訂之讀詩者或

有考於斯卷一離騷朕皇考曰伯庸注父死稱考詩曰旣右烈

考雍傳烈考武王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注武跡

也詩曰履帝武敏歆生民傳武迹爾雅釋奔走先後四輔之職

也詩曰子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是之謂也縣聿皆作曰奔走

上日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武功折衝曰禦

侮案七月日爲改歲食貨志作聿爲改歲角弓見現日消楚元

王傳劉向引作見現聿消韓詩亦作聿字抑曰喪厥國韓詩作

聿喪漢書魯詩爲多劉子政亦習魯詩是毛詩古文作日韓魯

詩今文作聿也文王聿修厥德毛傳聿述也正義曰聿述釋詁

文抑正義亦言爾雅訓聿爲述蓋日爲述言二字音義並同此

經似作聿訓述較順箋云審朝諄而夕替注諄諫也詩曰諄予

我念之日是作如字讀不顧墓門歌以諷之傳諷告也箋云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

也爲告爲諫並當作諄今詩作怨靈修之浩蕩兮注浩猶浩浩

詆譌賴此正之此與韓詩義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臧明經拜經日記 上 庚申補刊

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日子之蕩兮

宛邱作湯傳蕩蕩也箋云游蕩無所不為案叔

師說載箋義為長玉林公言三家詩每以詁訓代正經如毛傳湯蕩也而此正文直作子之蕩兮可證

眾女嫉余

之蛾眉兮注蛾眉好貌蛾一作娥

段若膺說詩蛾眉字本作娥眉離騷及招魂注並云娥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案外戚列傳上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娥揚揚其娥眉尚正作娥眉字

注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

案又見大司命注燕燕傳佇立久立也

步余馬於蘭皋

兮注澤曲曰皋詩云鶴鳴于九皋

鶴鳴傳皋澤也釋文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此與韓詩義

同 蓀蓀施以盈室兮注蓀蓀也

蓀王芻也施泉耳也詩曰楚

楚者蓀又曰終朝采蓀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

毛詩蓀作茨傳蓀蓀也蓀作綠

夫何熒獨而不余聽注熒孤

也詩曰哀此熒獨

正月熒作惇傳猶單也

也望瑤臺之偃蹇兮注石

也書敘傳下會是強圉師古注引詩同

也

次玉曰瑤詩日報之以瓊瑤

木瓜傳瓊瑤美玉釋文引說文云美石首章正義曰下傳曰瓊瑤美

石又曰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是孔本傳作美石與此合

見有娥之佚女注有娥

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

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元鳥傳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有娥氏之國

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鵩卵而生契堯封之於精瓊靡以為糧

注糧糧也詩曰乃裹餼糧

公劉作迺裹餼糧案爾雅釋言糧糧也叔師本此訓糧為糧而引詩以證

則詩當作乃裹餼糧矣論語在陳絕糧鄭本作糧注云糧糧也與此注可互證釋文糧本亦作糧疑本亦作糧糧也

卷二九歌東皇太一 璚璚鳴兮琳琅注璚佩聲也詩曰佩玉璚

璚有女同車作將將傳將將

璚席兮玉璚注璚石之次玉者詩

日報之以瓊瑤

見雲中君極勞心兮懔懔注懔懔憂心貌草蟲

懔者廣雅六釋訓懔懔憂也正釋詩與叔師合

湘君聊逍遙兮

容與注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

羔裘逍遙傳羔裘以游燕此作狐裘蓋涉下文而誤

大司命乘龍兮鱗鱗注鱗鱗車聲詩云有車鱗鱗也

車鄰傳鄰鄰眾車聲

也釋文鄰本又作麟結桂枝兮延佇注佇立也詩曰佇立以泣

見上少司命

晞女髮兮陽之阿注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

湛露傳晞乾也

山鬼子慕

予兮善窈窕注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

關雎傳窈窕幽閒也釋文引王肅正義引

揚雄皆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與此合

東風飄兮神靈雨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

兮

匪風傳迴風為飄霾兩輪兮繫四馬注繫絆也詩曰繫之維之

有容箋繫

糾也卷三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注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

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

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

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墓門有梅有

鴉萃止傳梅坤也與此文義皆異列女傳八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

曰女為我歌我將舍女采桑女乃為之歌與此合但采桑負子使宋聘吳又互異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注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

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

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箋云

鷹鷂鳥也案詩古文作維今文作惟

投之於冰上鳥何煥之注投弃也煥溫也言

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鴈溫之以為

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生民傳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正義曰異義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卷四九章惜誦固煩言不可結詒兮

注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

子衿子寧不嗣音釋文嗣音韓詩作詒詒寄也會不寄問也此所引

蓋誤魂中道而無杭注杭度也詩曰一葦杭之杭一作航

河廣傳杭渡也

案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太平御覽引詩皆作航此注必本作一葦航之杭航皆後人改

播江離與滋菊

是詩經

庚申補刊

兮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載箋播猶種也哀郢登大墳以遠望兮

注水中高者為墳詩曰遵彼汝墳汝墳傳墳大防也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正義曰墳大防

釋邱文李巡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

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案爾雅釋水汝為墳注詩曰遵彼汝

墳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此郭景純私改之本非釋水原

文說文水部涓小流也爾雅曰汝為涓釋文漬符云反字林作

涓工元反眾爾雅本亦作涓是可知舍人樊光李巡孫炎等本

皆作汝為涓故說文字林皆於涓下引爾雅涓滴是小流所以

為大水溢出之名與釋邱之墳大防迥異乃郭惑於汝墳之歌

改爾雅涓為漬又改詩墳為漬謬甚矣叔師云水中高者為墳

似亦同郭作漬字而義則與古合也曾不知夏之為邱兮注夏大殿也詩云於我

乎夏屋渠渠又見招魂注權懷沙孔靜幽默注孔甚也詩曰亦

孔之將破斧箋云其德亦甚大矇矇謂之不章注矇盲者也詩云矇矇奏

工靈臺工作公傳有眸子而無見日矇無眸子曰矇公事也瞽以為無明注瞽盲者也詩云

有瞽有瞽有瞽傳瞽樂官也箋云瞽矇也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注類法也

詩云永錫爾類既醉傳類善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

莊公案傳箋不同叔師與毛公義近悲回風孰能思而不隱兮注隱憂也詩曰如

有隱憂柏舟傳隱痛也吸湛露之浮源兮注湛厚也詩曰湛湛露斯湛

傳湛湛露茂盛貌卷五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注耿耿猶傲傲不寐貌

也詩云耿耿不寐又見哀時命注別有詳考耀靈晷而西征注靈晷電貌詩

云晷晷震電十月之交晷作耀傳耀震電貌順凱風以從游兮注南風曰凱

風詩曰凱風自南凱風傳南風謂之凱風卷八九辯時疊疊而過中兮注

疊疊進貌詩云疊疊文王文王傳疊疊勉也案文選注吳都賦

也繫辭上成天下之疊疊者虞翻注疊疊進也竊悲夫蕙華之會敷兮紛旖旎乎都房

注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又見九懷惜賢注隱有蕙楚慕詩

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注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謂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臧明經拜經日記

庚申補刊

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

伐檀傳素空也箋云仕有功乃肯受祿

願皓日之

顯行兮注日以喻君詩云杲杲出日

伯兮計專專之不可化兮注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邶柏舟

卷九招魂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注

佻佻往來聲也詩曰佻佻征夫一作莘

皇華駢賦征夫傳駢駢衆多之貌案玉篇廣韻

引作佻國語韓詩說苑說文皆引作莘

冬有突夏注厦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

渠渠厦一作夏

見上

朱塵筵些注筵席也詩云肆筵設机

行葦傳肆筵設

席重席也案凡字涉下文而誤

砥室翠翹注砥石也詩曰其平如砥

大東傳如砥貢賦平

均射遞代些注射厭也詩云服之無射

葛覃作數傳數厭也案禮記緇衣引詩服之無

射爾雅釋詁豫射厭也郭注詩曰服之無射今爾雅注作無數

是後人依毛詩改釋文射字又作數可證蓋毛詩作數正字三家詩作射假借字禮記爾雅

皆今文之學故俱作射字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注不奇奇

也猶詩云不顯文王不顯顯也

維天之命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箋云於乎不光明與文王

之施德教之無倦已與此異讀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注或曰娛酒不發發旦也

詩云明發不寐

小宛傳明發發夕至明案載驅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長發元

王桓撥釋文云撥韓詩作發發

明也是可證發為旦明之義也又曰和樂且湛

常棣釋文云湛韓詩作耽此作沈湛蓋後人所改

蓁蓁齊葉兮白芷生注據時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采薇

卷十大招蜺傷躬只注蜺短狐也詩

云為鬼為蜺

何人斯傳蜺短狐也御覽引韓詩內傳短狐水神也

吳酸蒿蓁注蓁香草也

詩曰言采其蓁也

漢廣言刈其蓁傳蓁草中之翹翹然廣韻十九侯引作采案木言刈草言采

以娛昔只注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昔一作

夕

類弁樂酒今夕

雜鷺鷥只注鷺鷥鷥鷥也詩云有鷺在梁

白華傳鷺鷥鷥也

田邑千畛注畛田上道也詩云徂隰徂畛

載芣傳畛場也箋云畛謂舊田有徑路者

卷十三七諫沈江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注徐偃王

是詩經

卷十三

賦明經拜經日記

庚申補刊

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崧

作既入于謝于邑于謝傳謝周之南國也怨世何周道之平易兮注詩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見上西施媢媢而不得見兮注媢媢好貌也詩曰好人

媢媢也葛屨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爾雅釋訓媢媢安也注好人安詳之容案爾雅釋詩叔師引經正合自悲

微霜降之蒙蒙注蒙蒙盛貌詩云零雨其蒙東山零雨其濛傳濛雨貌洪範正義

亦引謬諫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注詩曰嘯其鳴矣求其

友聲伐木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卷十四哀時命夫何予生

之不遘時注遘遇也詩云遘閔既多閔一作愍多傳閔病也案

敘傳下亦作遘左祛挂於楸桑注祛袖也詩云羔裘豹祛羔裘

閔當本作愍也卷十五九懷通路假寐兮愍斯注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

云假寐永歎小弁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陶壅羨余術兮可夷注詩云既見

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草蟲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傳夷平也卷

十六九歎逢紛讒夫藹藹而漫著兮注藹藹盛多貌也詩云藹

藹王多吉士卷阿傳藹藹猶濟濟也徑淫瞋而道塵注淫瞋闇昧也詩云

不日有瞋終風傳陰而風曰瞋離世執組者不能制兮注執組猶織組也

織組者動之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之於手而盡馬力

也詩云執轡如組簡兮傳組織組也御眾有文章魂眷眷而獨

逝注眷眷顧貌詩云眷眷懷顧小明箋云瞻瞻有往仕之志怨思征夫勞於

周行兮注行道也詩云蒼蒼公子行彼周道大東傳公行獨

行貌箋云周行周之列位也案道與疾亦韻然叔師訓行為道

而引詩以證則本作行可知釋文作從從韓詩作耀耀往來貌廣

雅釋訓耀耀好也蓋魯韓同作耀耀而義別叔師以耀耀為若若亦為好貌與廣雅皆魯說也若青蠅之偽質

兮注偽猶變也青蠅變白使黑變黑成白以喻讒佞詩云營營

若青蠅

臧明經拜經日記 庚申補刊

青蠅

青蠅箋云與者蠅之爲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山中檻檻注檻檻車聲

也詩云大車檻檻

大車傳檻檻車行聲也

遠逝志隱隱而鬱怫兮注隱隱

憂也詩云憂心殷殷一作隱隱

北門憂心殷殷箋云心爲之憂殷然釋文殷又音隱爾雅云

憂也又桑柔憂心慙慙釋文樊光於謹反爾雅云憂也案爾雅釋訓殷殷憂也釋文殷樊光於謹反蓋爾雅是魯詩之學樊本

必作隱隱憂也而引詩云憂心隱隱叔師此注亦與爾雅同皆後人據毛詩改之舊校云一作隱隱可證也悲回風注隱憂也

情慨慨而長懷兮注慨慨歎貌也詩云慨我寤歎

箋云慨歎息之意文選注引作慨訊九魁與六神注訊問也詩云執訊獲醜

采芑箋亦以訊爲問霧宵晦以紛紛注宵夜也詩云肅肅宵征

小星傳宵夜欲酌醴以娛憂兮注醴醴酒也詩云爲酒爲醴

豐惜賢夷蠢蠢之溷濁注蠢蠢無禮義貌也詩云蠢爾蠻荆

采芑傳蠻動也覽芷圃之蠡蠹注圃野樹也詩云東有圃草

車攻今作甫草唐石經元刻是圃字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與叔師義異

結桂樹之旖旎兮注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

見時遲遲其日進兮注遲遲行貌詩云行道遲遲

谷風傳遲遲舒行貌孰契契而委棟兮注契契憂貌也詩云契契寤歎契一作挈

大東傳契契雅六釋訓契契憂也曹憲音契爲挈疑與正文互易契本作挈

蓋毛詩作契三家詩作挈廣雅據三家詩本作挈挈憂也與叔師引詩正合此注亦後人所改有舊校可證

江湘油油注油油流貌也詩云河水油油

竹竿淇水悠悠傳洩洩流貌廣雅訓油油流也王氏疏證以油油爲悠悠之異文

憂心展轉注展轉不寐貌詩云展轉反側

關雎箋云臥而不周曰展案輾俗字當從此作展

憂苦登嶺岵以長企兮注企立貌詩云企子望之

河廣箋云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

願假簧以舒憂兮注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

鹿鳴傳簧笙也

葛藟纍於桂樹兮注藟巨荒也藟緣也詩曰葛藟纍之

穆木釋文引草木陸元恪正用三家詩說故與叔師合也今釋文正義俱

譌作巨荒宋槧傳箋本載釋文及葉鈔皆作荒與此合

於中宇注爨炊竈也詩云執爨蹠蹠楚茨傳爨爨爨爨也蹠蹠言爨竈有容也鬻

釜也詩云漑之釜鬻匪風傳鬻釜屬泣下漣漣注漣漣流貌也詩云泣

涕漣漣氓苑彼青青注苑盛貌也詩云有苑者柳苑一作苑有苑

傳苑茂木也愍命耘藜藿與藁荷注耘耔也詩云千耦其耘載懷椒

聊之設設今注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傳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可食

思古躬劬勞而瘠瘁注劬亦勞也詩云劬勞于野鴻雁傳劬勞病苦也釋文

引韓詩云數也瘠病也詩云我馬瘠矣卷耳傳瘠病也甘棠枯於豐草今注甘

棠杜也詩云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本釋木沼水深兮注沼池也詩云王

在靈沼靈臺傳沼池也遠遊服覺皓以殊俗今注覺較也詩云有覺德

行抑傳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正義曰釋詁云桔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案叔師以覺為較字與毛公合鄭箋以覺為大

立長庚以繼日注長庚星名也詩云西有長庚大東傳旦出謂明星為啓明

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濟楊舟於會稽今注楊木名也詩云汎汎楊舟

采菽箋云楊木之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三終

臧明經拜經日記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四

學海堂

拜經日記

武進臧明經庸著

石經孟子

宋高宗御書石經有孟子可補唐開成石刻之闕余弟和貴嘗
取石本與今板本勘對可據是正者頗多今正書石本附書板
本以訂正焉若與注疏相同祇爲集注誤者不列梁惠王下今
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本猶作由百姓聞王鍾鼓之聲下亦作鍾案鍾鼓字經典通用
鍾今本皆作鐘是後人強爲區別耳文王事混夷今本作昆夷孫宣公音義作混夷云丁音昆案趙注引詩亦當
作混召大師曰今本作大師古公亶甫今本作亶父案毛詩音義云父本亦作甫蓋毛詩古
文必作父孟子今文之學必作甫今本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依毛詩所改明德堂本四書作古公亶甫籩食壺漿以迎王師
下亦作壺漿今侯我后今本作侯案玉篇人部侯信二鄒與魯
本作壺不成字侯我后同戶禮切待也不部亦有侯字鄒與魯

閔今本作閔案音義引張鑑云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又廣韻一送閔兵鬪也又下降切俗作閔四絳閔說文云鬪也孟子鄒與魯公孫丑上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今本作自生民以來無有字和貴云石刻而釋之云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則有有字案正義引經

來而至於今未有能濟成其欲者也可證上句有有字公孫

丑下凶年飢歲今本作饑歲案亦經典滕文公上其命惟新

作維新依毛詩所改詩古文作維新今井地不鈞今本作鈞是人也

從金作鈞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亦上作而後此作然後有

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今本作小民相對民字是長幼有叙今

作序案正義曰長幼狐狸食之今本作狐狸案詩七月取彼萬

章上歸絜其身而已矣今本作潔俗萬章下遲遲吾行也

遲說文載非王公尊賢也正義曰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

公大人尊賢者也是解經孔子奚取焉哉今本無哉字和貴以

上句有之下句本無之也案注疏無考滕文公下孔告子上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今本作

石經算數盡心上有答問者下若在所禮而不答皆所盡心下

字皆作筭案盛既絜今本作遲遲吾行也遲遲

矜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上特垂矜念毛詩傳矜憐也謂偏

獨憂憐也案說文字統矜矜也廣韻一先云皆從矛令若從今

者音巨斤反矛柄也案玉篇二字皆從矛令無矛今者也以上

苑案爾雅釋言滃矜鹹苦也郭注滃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

苦卽大鹹釋文齡音矜本又作矜蓋矜苦字本作齡苦卽大鹹

故字从鹵陸德明作齡爲正字玉篇鹵部齡苦也本釋言文廣

雅字亦作齡唐石經及今本作矜爲同聲假借字說文矛部矜

矛柄也

案當作矜

今聲廣韻十六蒸云矜本矛柄也字樣借爲矜憐爲

疊韻詩鴻鴈爰及矜人傳矜憐也箋云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

謂貧窮者欲令矜餽之及說文字統訓矜爲憐皆取聲韻相同

也

書秦誓上天矜於民傳矜憐也段氏六書音均表令聲聲聲同第十二部

齡字見爾雅廣雅玉篇

而說文不載據慧苑所引知唐本說文矛部矜下有憐也一訓

而今本止有矛柄之義後世字書韻學混淆致改玉篇誤从今

唐以來字書遂無有作矜者矣猶幸慧苑書引毛詩傳及說文

字統玉篇皆可藉以考正而慧苑又分矜矜二字當由習見作

矜故強爲區別耳宋板爾雅疏釋言矜苦也釋曰郭云可矜憐

者亦辛苦者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又釋訓矜

此仍誤从今

憐撫掩

之也釋曰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明道本國語卷七晉語一商

銘曰嗷嗷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韋解矜大也

又卷八晉語二驪姬曰今矜敵之善其志益廣韋解矜大也善

善用眾案此皆誇矜自大之意字並从令鈕匪石云婁氏漢隸

字源二十八山矜字注引唐君頌不侮矜寡詩至于矜寡

鴻鴈序

史記有矜在民間曰虞舜此采自碑板知漢時故作矜字汪文

盛本後漢書史弼傳論曰仁以矜物義以退身亦从令毛詩采

苓令聲與顛信韻車鄰令聲與鄰顛韻故矜爲哀憐或借爲鰥

寡字聲亦相近若今聲則與顛鰥等韻相去遠矣庸考令聲詩

簡兮苓韻榛人定之方中零韻人田淵千東方未明令韻顛盧

令令韻仁采苓苓韻巔信車鄰令韻顛鄰節南山令韻騁十月
之交令韻寧小宛令韻鳴征生桑扈領韻屏苑柳矜韻天臻何
草不黃矜韻元民桑柔矜韻旬民填天士冠禮令韻正左傳襄
五年令韻定令聲詩標有梅令韻三子矜矜韻心音鹿鳴琴琴
韻湛心常棣琴韻湛鼓鍾琴韻欽音南僭車螯琴韻心生民今
韻歆瞻仰今韻深一爲清真類一爲侵蒸類二類畫然絕不相
通假據鴻鴈傳作矜知苑柳何草不黃桑柔三篇經皆作矜審
矣引之案矜之从令聲證以三百篇用韻至確矣方言一悽慄矜悽憐哀也廣雅一釋
詁悽慄齡悽憐意哀也詩巷伯矜此勞人正義曰矜哀此勞人
論語子張則哀矜而勿喜索又愷云漢原十六蒸載隸字論語殘碑石經矜字从令蓋人辛
苦卽哀傷哀憐義通故又訓哀又廣雅幾矜隍厲阡危也詩

苑柳居以凶矜傳矜危也箋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蓋
人哀苦則危殆居凶危之地亦可憐惜者也故又訓危又小爾
雅廣言矜惜也書旅獒不矜細行正義曰不矜惜細行蓋誇矜
亦自憐惜之意故又訓惜又方言二茫矜奄遽也郭注謂遽矜
也廣雅萌趣矜遽也又疾窘迫適蹙矜亟緊急也蓋茫遽急蹙
之時多自矜惜故又訓急遽也循案矜从令聲足補正說文及唐宋以來字書之訛舛逸失者

居德則忌

宋王觀國學林一云夬卦大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
下居德則忌王弼注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
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弼乃以則字爲明字考夬之義
則明禁之義爲多也案正義曰其在身居德復須明其禁令蓋

王輔嗣本作明忌考唐石經是則字甚明晰又李鼎祚集解載虞翻注云乾爲德艮爲居故居德則忌陽極陰生謂陽忌陰則似本作則字蓋二字形相近故易涵禮記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云則當爲明可證

棘子成

論語顏淵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列下上三國志秦宓傳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案何晏集解載鄭注云棘子成衛大夫蓋古論語作棘魯論語作革漢世通行魯論鄭校周本以齊古讀正也故毛詩文王有聲匪棘其欲禮記禮器作匪革其猶毛詩爲古文禮記爲今文可證史記索隱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煮棗端侯棘朱漢表作

端侯革朱

見漢書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革音棘棘姓蓋子成之後也案太史

公親見孔氏古文是棘子成故年表定從棘字至孟堅時魯論盛行故隨之作革所據各異也漢人蓋讀棘如革

是月禪徙月樂

檀弓上祥而縞是月禪徙月樂鄭注云言禪明月可以用樂蓋是月之文對下徙月立義而非蒙上祥縞之文乃書正義八說命中引王肅此注云是祥之月而禪禪之明月可以樂矣以是月遷上爲義蓋欲創爲二十五月而禪之說以難鄭故注上孟獻子禫縣而不樂云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與此注首尾相合孔仲達嘗正其說云謂大祥者縞冠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

是日案孔氏引論語是日之文以證是月義至允協

寘于叢棘

易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周禮朝士注鄭司農引作係用
徽纆示于叢棘今本作寘于茲據釋文案古文作寘是正字今文作示是

聲近假借字毛詩古文也卷耳寘彼周行伐檀寘之河之干兮
與鹿鳴示我周行敬之示我顯德行寘示二字畫然有別毛傳
皆云寘置也鹿鳴傳以周行為至道箋破之云示當作寘疑非
是魯論禮記皆今文也故寘字作示八佾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宋書周朗傳云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
掌此當本鄭注中庸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示讀如寘諸河干
之寘鄭易本費氏古文雖王弼書亦然故俱作寘字周禮注所

用蓋今文京氏易故作示仲師好古雖傳費易要功令所班誦
習之本必京氏學也釋文謂劉表注亦作示

熙熙切切節節

常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
然案正義本作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釋文
亦作切切節節然云本作切切惺惺然今釋文作切切然云定
本作切切惺惺然此後人刪改也正義曰兄弟之多則尚恩其
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
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
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惺惺也
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惺惺依論語則俗本誤案毛公據古

文論語作朋友切切節節兄弟熙熙今論語作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蓋魯學也節與惺聲相近故文異毛詩不可休息韓詩作不可休思樂記論而不息荀子樂論作辨而不認又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兄弟悌悌朋友切切惺惺音義並同與古論正合唐定本最劣往往竄改舊文今注疏本又刪去惺惺二字益離其本矣惟正義依俗本為得其真又陸氏撰釋文時無所謂定本者此言定本作切切惺惺然當亦後人依孔疏竄改也

私改周易集解

惠定宇氏經學之巨師也觀戴東原所為毛鄭詩考正好逞臆說以奪舊學謬誤頗多益覺惠氏之遵守古義而發明之其功為不可及而好用古字頓改前人面目以致疑惑來者亦非小

失伊所按刻李鼎祚易集解其經與開成石刻孔氏正義往往互異初以為有本後乃疑之何其與古多合近在吳門得一明刻板勘對始知雅雨堂叢書不足據李易本與今本不殊其異者皆惠所私改向為所欺至今斯覺意當世必有同受病者不敢不為一告也茲正書舊本以惠改附訂焉叙曰元氣氤氲

惠作

細緼今本同案釋文云細緼本又作氤氲與李序正合獨改今本亦非作結繩而為罔罟
典絕無蓋取諸離
惠作商通書並同惠云說文離為倉庚與八
之體
尚分離商以商為卦名案字書即故聖人見天下之賾
有商字究不得盡改經典之文也
同案釋文云賾京作賾惠據此改九
經古義云凡賾字皆當作賾可證
題易傳而下復署云李鼎祚集解是一書兩名矣考李氏自序
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而並無易傳之稱此正名之所必當
先乾文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惠本刪兩平字云唐以後本不
者乾文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易乎世不成乎名案不易乎世

周易集解卷第一

此惠改

王弼注云不為世俗所移易也是本有乎字釋文云不成各一本作不成乎名則陸本亦祇此句無乎字耳惠據釋文下句之識雖大而心不小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惠作可與言幾也妄增經字又無所本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惠能作而云今本而為能古文通案屯彖宜建侯而不寧釋文云而不寧鄭讀

而曰能惠據彼因改此能為而然坤文言為其嫌於无陽也

安知鄭注此不讀能為如字邪嫌荀虞陸董作兼影宋抄本如是惠據此改又鄭王注本皆無

无字今本有者係衍文惠改此條尚合理而於屯雷雨之動滿

盈惠作形云今本形訛盈案正義引周氏云言雷雨二氣初相交動也是王弼本作盈也集解載虞翻注云震雷坎兩坤為盈謂

雷動兩施品物流形也是虞本作形也段氏六書音均表盈聲開聲同第

君子以經綸惠作論案釋文作經論云訟終朝三褫義案集解侯果曰褫鄭本作徒可反惠據此改詳九經古比

王用三驅惠作毆說文以毆為古文驅邑人不誠吉惠改戒小畜

車說輻惠改輻案釋文尙德載惠本作得云今本得作德案呂

得象傳德積載履虎尾不咥人亨惠下有利貞云今本脫利貞

也惠亦改得無應故无元以乾履兌故有通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利貞也

惠以故云利貞因增此二字也庸以云字必无字之誤猶上云

故无元而惠六三眇能視跛能履惠能作而云今本而為能案

氏增經妄矣果曰雖能視眇目者也雖能履跛足者也故曰眇能視不足以

有明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亦可證遽改經字必有所不合者矣

上九視履考祥惠改作詳案釋文考祥本亦作詳古音訓晁

不泰包荒惠作荒案釋文象曰无往不復惠作象曰无平不陂

不陂云一本否不可榮以祿惠榮作營案集解云營或作榮又

有作營之本究不得同人乘其墉其墉鄭作庸大有大車以

載惠作大輦下同惟注中盧氏說尚作車字亦匪其彭惠作庇

改之未盡者案釋文作大車云蜀才作輿自天祐之惠

庇或為彭作旁聲字之誤明辯哲也文哲虞作折自天祐之

釋文彭子夏作旁虞作庇明辯哲也文哲虞作折自天祐之

皇清經解

庚申補刊

右以為古祐字 謙君子以裒多益寡 惠作桴案釋文云裒 豫明

盍簪 惠作簪案釋文 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惠刪以

聖人下有以字案虞翻注云 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今釋文正

惠改從之案毛居正六經正誤云 勅法監本誤作敕舊作勅紹

興府注疏本建安余氏本皆作勅又五經文字下 文部敕丑力

反古勅字今相承皆作勅唯整字從此 勅據此則舊本集解作

敕與宋監本及五經文字合九經古義 以勅亦非古字故反改

從今 噬腊肉 惠改昔 剥六三剥之无咎 惠刪之案釋文作六三

本也 君子得輿 惠改德車案釋文云 得輿京作德輿董作德車

无咎 安若得乘其車輿也則改之 不合又前改 无妄天命不祐 惠改

非 釋文云 佑馬 大畜輝光日新 惠作輝案釋文 輝音輝 君子以多識前言

往行 惠依虞改志案釋 輿說輿 惠改腹案虞翻 童牛之牯 惠改

釋文云 牯九家 頤虎視眈眈 惠改視為眈 大過有他吝 惠從唐

作告說文同 今本 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惠作 樽酒簋 惠改

喜作古字耳 祗既平 惠改視案釋文云 離百穀草木麗乎土 虞

皆無所本也 日昃之離 惠改日吳之離 突如其來 翻

釋文云 乎土 王肅本作地 日昃之離 案釋文 作日吳之離 突如其來

如惠依說文改作 云今本 哀訛突 又見九經古義及所輯鄭

漢以來相 咸騰口說也 云陸孔皆作 滕惠改作 滕釋文 恒振恒凶

傳之舊矣 惠作震釋文 大壯壯于大輿之輹 惠作壯于大輿之

振恒張作震 詳釋文 作不詳云 詳審也 鄭王肅作 祥祥善也 案唐石經及注

疏本皆同 釋文 作詳正 義單本作 祥云 祥者善也 宋板及錢孫

保影抄並同 古足利亦作 不祥也 皆與集解 舊本合惠必欲改

為詳審字 以為古文 祥謬極 集解引 虞翻曰 乾善為祥 知本不

作 晉晉如鼫鼠 惠改碩 碩釋文 鼫 維用伐邑 惠改 睽其牛掣 惠改

釋文云 掣鄭作 掣說文 作掣子 夏作 掣荀作 掣並無有 掣者

即字書亦無 掣字 玉篇 角部 掣又作 掣惠以折與制 通遂偽造

掣字說見 蹇宜待也 文云 宜待也 鄭本作 宜待時也 解雷雨

九經古義 蹇宜待也 文云 宜待也 鄭本作 宜待時也 解雷雨

庚申補刊

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惠改甲宅云今本宅作坼從古文宅而訛案釋文作坼馬陸作宅

拇

惠改母釋文云拇荀作母

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惠作徵忿

尙合志也

惠尙

益利用爲依遷國

惠作邦

夬其行趨

惠作次且案釋文次本亦作趨蓋舊本

如是惠好古

姤勿用娶女

惠作取與唐石經及今本同案釋文用娶本亦作取

躅

惠作躅躅案釋文言古

萃亨

虞翻曰體觀享祀故通惠以釋文云亨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

並無此字因刪經亨字刪注故通二字以求合其說

鄭有亨字矣疑釋文誤倒蓋本作馬鄭陸虞等並同王肅本無此字幸有舊本可考得以正惠氏刪改經注之失

涕洟

惠從虞作資晁氏

升君子以順德

惠作慎釋文云

也

釋文云揜虞作

來徐徐

虞翻曰徐徐舒遲也惠以釋文云

于九陵

惠于誤

歸妹未當也

惠據虞注作茶茶因改從古字震躋

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釋文云喪牛之凶

節則嗟若

于易惠據此改爲喪牛之凶

惠作差案離大耋之嗟釋文謂荀

既濟婦喪其茀

惠作髣釋文

氏曰

孟虞作茀

繫辭八卦相盪

釋文云盪眾家

矣

荀爽云故曰成位乎其中也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惠成位上增易字云今本脫易

乎其中

惠作天下云今本天下爲天地

故君子之道鮮矣

釋文

地之道

惠作天下云今本天下爲天地

故君子之道鮮矣

釋文

鄭作

惠作天下云今本天下爲天地

故君子之道鮮矣

釋文

洗心

惠改作先心云先韓康伯讀爲洗案集解載韓注

成天下

惠改作先心云先韓康伯讀爲洗案集解載韓注

之

惠改作先心云先韓康伯讀爲洗案集解載韓注

成天下

惠改作先心云先韓康伯讀爲洗案集解載韓注

存乎變

釋文云裁本又作

繫辭下

惠作次且案釋文次本亦作趨蓋舊本

剡木爲楫

皆見釋文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釋文云柝說文作櫟

地爲白

惠改

入于其宮

惠改

往者屈也

惠改

入于其宮

惠改

小懲而大誠

惠改

入于其宮

惠改

地爲白

惠改

入于其宮

惠改

往者屈也

惠改

入于其宮

惠改

往者屈也

惠改

入于其宮

惠改

往者屈也

惠改

入于其宮

惠改

往者屈也

惠改

入于其宮

惠改

往者屈也

惠改

入于其宮

惠改

知小而謀大

虞翻曰兌爲小知乾爲大謀案小大對文惠改天作知少云今本少作小非是唐石經亦作小

地網緼

惠作壹壺此段氏所斥爲妖復小而辯於物作辯與釋文合惠反

同今本

初率其辭惠作帥然載侯說卦傳爲矯輳案釋文云輳

作辨

本此宋衷王虞作揉集解其於木也爲科上槁釋文云科虞

載宋衷說惠因改輳爲揉也

仍作科訓爲空則與宋又不合矣故當各仍其舊也序卦傳故

受之以履

惠下增履者禮也四字入注履而泰然後安惠刪而泰二

案泰卦載此序

有大者不可以盈音訓晁氏引鄭注本改有

无妄然後可畜

有妄下惠依鄭本音訓晁氏引鄭注本改有

作終久於其所案

增物字見古易音訓物不可以久居其所鄭本

顏子短命

論語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有顏回者好學不幸

短命死矣集注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七十弟子解

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

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

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

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辭案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

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

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

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

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

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

孔叢伯公羊通義曰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

泗水侯之沒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三年間也比年三見傷悼故子深痛之傳亦連述之矣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

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子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江慎修孔子年譜云哀公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說與余合江氏從公穀故以為時孔子七十一魯哀季康之間皆在哀十一年孔

子反魯之後

反魯年六十八

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

先進篇疊書顏淵死者四而首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為一時事

也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

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

孔子六十

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

子展轉究覈便可知王肅家語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

為獲罪聖門死不容誅矣

禮堂案淮南子精神訓云顏淵天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

幸短命死矣故曰天也此說更不足據

又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論語鯉也死有

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已前也

見禮記正義四曲禮下

則鄭以顏子死在

伯魚之後而異義以為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則以顏

子為先伯魚死王肅喜其與鄭說異與家語年數可涵合因用

其說以稱鯉死爲假設之辭案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可卽以駁許慎之說駁王肅也

亶如

經義雜記以說文彡部無亶字易屯卦屯如亶如从說文作𡗗如今易作亶爲誤庸嘗見葉林宗影宋鈔釋文作亶如明監板汲古閣通志堂雅雨堂皆从之作亶此淺人據注疏本妄改也呂氏音訓曰亶今本作亶陸氏曰張連反亦作亶與葉鈔正合似伯恭所見釋文正書亶字而有注云亦作亶今本無之蓋脫又漢書叙傳上幽通賦曰紛屯亶與蹇連今何艱多而智寡師古曰易屯卦六二爻辭曰屯如亶如謂險難之時也亶音竹延反然則漢唐舊本皆作亶如許書作𡗗爲古文世所不用經典

文省作亶今本因誤作亶新刻抱經堂釋文未及改正姑附識此

變則通行文

繫辭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釋文云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案變則通三字當衍經本以窮通相對無須變則通三字在中爲過渡聯綴之文猶檀弓下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記本以喜愠相對而不必有舞斯愠一句爲中間嬾接之文也李氏集解雜卦傳引于寶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是以終之以夬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則變通則久又唐趙蕤長短經是非篇是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非曰易曰窮則變通則久是以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此兩引皆與陸氏所言合可證晉唐善本皆無變則通三字

騶虞

毛詩于嗟乎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曰騶虞之爲獸名既不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爲囿名或以爲馬名皆不足據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趣馬也虞虞人也又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又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爲證而云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大遠乎騶虞

之微者尤可知庸案此皆謬說也詩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周禮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鄭司農云騶虞聖獸賈疏曰案異義古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嘆之皆獸名謹避慎

諱案古山海經鄒書

疑卽周書之誤

云騶虞獸名與毛詩同然則騶虞

之爲獸雖爾雅未載然見山海經

海內北經

周書王會皆先秦古書自

足爲證不必孤求釋獸文故伏生撰書大傳鄭仲師注周禮並以爲獸且序云騶虞鵠巢之應也又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鍾師騶虞狸首皆獸屬采蘋采芣皆草屬核之聖經賢序知毛傳確不可易而戴氏專喜苟駁前師自出新說究之皆誤韓魯說

以騶虞為掌鳥獸官者此因騶虞連文遂統言之耳細分之則騶與虞不同韓魯以虞為掌鳥獸官不以騶亦為掌鳥獸官也文選班孟堅東都賦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李善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又見後漢書注班固傳下又左太冲魏都賦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劉淵林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曲也又賈誼新書禮篇引詩吁嗟乎騶虞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是可證虞人為司獸之官而梁騶皆地名為天子田獵之囿之所在矣毛詩騶虞為獸名故騶字从馬韓魯詩鄒為天子田獵之地名故鄒字从邑當從文選東都賦作鄒為正李善注古詩十九首引琴

操亦作鄒虞或作騶者涉毛詩文亂以韓魯說而考之新書禮篇知鄒與虞分說固屬有本然核之正經及序說周禮周書等終以毛傳為長而戴氏遽欲以韓魯改毛又不能深知韓魯之義而誤以騶為趣馬此後學之不能不為辨正也

逸周書騶虞

毛詩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鄭志答張逸問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曲阜孔叢伯廣林以王會無騶虞疑今本之脫案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其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郭璞注引周書曰夾林會耳皆為騶虞之證食虎豹大傳謂之侄獸吾宜作虞也庸謂會耳即騶虞

會與騶聲相近

段氏六書音均表會聲第三部芻聲第四部

畢校山海經依俗本周

書改爲尊非是耳當爲吾字之誤也

莊葆琛云耳當爲牙卽吾字此條校勘極精確

傳白虎疑從周書作若虎山海經亦云大若虎且詩傳旣云騶

虞義獸也而復云白虎則文意煩複周書無黑文盧學士以爲

今王會脫此二字是也又騶虞食自死之肉

鍾師疏異義引毛詩說

而周

書云食虎豹此三字當因上文茲白鋸牙食虎豹而誤衍山海

經注已如是又今本周書多所誤衍惟夾林從本書作央林爲

是餘宜悉據郭景純所引校正

包犧

周易繫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包本又作庖白交

反鄭云取也孟京作伏庸謂鄭康成王弼本爲古文易兩漢人

所引今文易爲多古文則費氏是也今文則京氏等是也風俗

通三皇篇云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正同京氏易作伏

此其明證下引包犧氏沒亦作伏羲氏沒而鄭王等古文易則

作包

致遠以利天下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釋文

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此句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隨釋文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一本無以利天下一句案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此馬下爲韻舟楫之利以濟不

通辭義俱足不通之所尙得相濟其爲致遠不言可知又旣言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無煩更言致遠以利天下此六字蓋因下

文誤衍陸氏云一本無此句是也或因此處誤衍而反刪去隨卦以利天下則大誤矣

為羊

易說卦傳兌為妾為羊釋文為羊虞作羔李鼎祚集解經注皆作羔案虞翻云兌為羊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若作羔為小羊亦無殊異考虞解為妾云三少女位賤故為妾又注為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又鄭康成本作為陽注云此陽為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古易音訓引晁氏然則羔字並當作養故仲翔云女使皆取位賤與康成正合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有廝養卒裴駰集解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廝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此其證矣作羊作陽皆養

字聲相近亂之今釋文集解作羔乃養字誤脫其半耳

古易音訓

古易音訓豫朋盍簪晁氏曰簪舊讀作摻作宗

釋文云京作摻荀作宗陰

弘道案張揖古今字詁林作摻埤蒼云摻疾也摻與簪同陸希

聲云摻今捷字說之案摻簪同音一字王原叔謂即詩不韋字

祖感反又姤繫于金柅晁氏曰陰云蒼頡篇柅作柅柅柅也許

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柅

釋文引作絡絲跌也此絡絲跌也字或作脫絡字今說文亦有絡

釋文云子夏作鐻呂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關西謂之絡噪音墮梁

益之間謂之絲登其下柅即柅也

以上皆陰語

說之案尼古文

釋文云蜀

才作尼

案唐書藝文志陰弘道周易新傳疏十卷顓子臨渙令

又陸希聲周易傳二卷陰氏係唐初人故得見蒼頡篇張揖古

今字詁塤蒼及呂忱字林等至唐末而諸書並亡矣晁以道北宋人於陰氏易疏蓋猶見其遺文逸說故著古周易徵引之後晁氏書亡藉呂伯恭音訓以存晁說今呂書又亡所藉本晁說以考陰疏者又賴元董氏周易會通矣古籍展轉消亡反恃末流以存梗概而世或未之貴重不深可慨歟任主事幼植著字林考逸孫觀察淵如輯蒼頡篇於陰氏所引皆未及采入故特爲著之

六藝論衍文

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注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案漢書河

間獻王傳曰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釋文之言本此若藝論則以爲得自孔壁與河間獻王不相涉也禮記正義卷首及奔喪篇兩引六藝論皆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一作七篇而無河間獻王四字此四字因正文有之遂誤衍入注耳當刪正葉林宗影宋鈔亦衍此

原亢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卽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韓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籍不當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如削去公伯寮可證也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四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五

學海堂

拜經日記

武進臧明經庸著

樂記篇目

禮樂記十一篇
史記樂記十三篇
別錄樂記二十三篇

樂本第一

樂本第一

樂本第一

樂論第一

樂論第一

樂論第一

樂禮第三

樂禮第三

樂施第三

樂施第四

樂施第四

樂言第四

樂三言第五

以老施也至
贈諸侯

樂禮第五

樂象第六

樂情第五

樂情第六

樂情第七

下也下接人之所樂

樂化第七

魏文侯第八

樂言第六

樂象第八

史記正義引作象法

賓牟賈第九

樂象第七

賓牟賈第九

史記禮記正義

樂化第十

樂化第八

皆作賓牟賈問

師乙第十一

魏文侯第九

師乙第十

賓牟賈第十

魏文侯第十一

師乙第十一

奏樂第十二

奏樂第十二

樂器第十三

樂義第十三

樂作第十四

意始第十五

按意爲音字之訛

樂穆第十六

說律第十七

季札第十八

樂道第十九

樂義第二十

昭本第二十一

招頌第二十二

賓公第二十三

樂禮篇孔氏禮記正義作樂禮張氏史記正義作禮樂故禮記

正義曰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爲治

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鄭目錄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

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爲第三史記正義曰此第三章名

禮樂章言明王爲治制禮作樂故名禮樂章其中有三段一明

禮樂章言明王爲治制禮作樂故名禮樂章其中有三段一明

二 庚申補刊

禮樂齊其用必對二明禮樂法天地之事三明天應禮樂也今本史記引目仍作樂禮蓋失其舊 近荆溪任氏啟運著禮記章句有云劉向別錄作樂理熊安生作樂體今細考孔氏張氏及陸氏釋文並無此說係欺人之談附正於此樂象篇張守節作象法樂書第二下引別錄云有象法又於樂施篇云此第六段樂此字當衍象法章第五段不以次第而亂升在此 按此象法章上樂字係後人竄入張氏本無故樂象章正義曰此第六章名象法也可證蓋皆後人據孔本所改

孔氏述別錄稱賓牟賈張氏述稱賓牟并脫賈字然按孔氏於本篇曰此一經別錄是賓牟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摠是賓牟賈與夫子相問答之事又張氏於本篇曰此第九章名

賓牟賈問者蓋孔子之問本爲牟賈而設故云牟賈問也據此

二正義知此目本名賓牟賈問當是別錄如此後來述目者脫問字耳

子貢見師乙而問章依魏文侯賓牟賈問之例當從本記標目稱子貢問爲是別錄題師乙非也

史記正義曰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按此語當本別錄又曰劉向

別錄篇次與鄭目錄同而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今此又篇次顛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 按鄭氏目錄本依劉向之

次今本不同者蓋疏家亂之至史記樂書所載樂記共十三篇夫樂不可妄興也爲奏樂篇結句夫上古明王舉樂者爲樂義篇起句中有太史公曰四字係後人妄加當刪正其先後之序

必原本如是非後人所能升降也

爲陳侯周臣

孟子萬章上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主阯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 史記陳世家懷公四年如吳畱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濬公濬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楚昭王來救時孔子在陳十六年吳召陳侯陳侯如楚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伐殺陳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索隱曰

按左傳濬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 按陳濬公八年孔子適陳十一年自陳遷蔡在陳首尾三年至十三年吳伐陳時孔子在陳蔡間矣年表陳濬公越八年吳伐我世家作六年字誤也孔子世家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楮矢貫之陳濬公使使問仲尼然則司城貞子雖宋卿時實仕於陳當如趙注言孔子爲陳濬公臣否則孔子無事居陳三年但主貞子不應如是之久集注無明文若以爲陳侯周臣卽指司城貞子文法太繁拙矣或言何不書陳司城貞子按主貞子而爲陳侯臣則貞子爲陳臣自見若單言主陳司城貞子則孔子之臣陳侯其事反隱而不彰陳舜之後故孔子爲其臣特吳楚更伐數被兵仕陳當不久

楚元王傳詩表

楚元王交 郢客 富 辟疆 德 向
次詩傳號元王 詩諸子皆讀詩 亦好讀詩

魯穆生

荀卿—浮丘伯—白生

申公—戊 為詩傳號魯詩

劉郢

史記儒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

高祖于魯南宮 按申公之師 即浮丘伯也 呂太后時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

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

郢王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

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

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史記楚元王世家云高祖

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蓋史記本作異母漢書荆燕吳傳云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可證同

父字非誤特同父 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

弟之稱不雅耳 受詩於浮丘伯 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 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

焚書各別去高祖既為沛公交與蕭曹等俱從至霸上交為文

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

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六年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元王旣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目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薨文帝以郢客嗣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及王戊卽位穆生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戊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韋賢傳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 按韋孟諫王戊楚元王傳不載可補其缺

序周禮廢興衍字

周禮疏曰尙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皆云某作若干篇 按書序云作盤庚三篇作說命三篇作泰誓三篇此並一書而分上中下故引此三者爲證若康誥雖與酒誥梓材同序然文本三篇非盤庚說命之比也康誥二字或讀者記其旁後誤入故不得其次在說命泰誓之上 又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此引范氏後漢書鄭君傳贊耳當云故鄭元傳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文有衍誤

謨蓋都君咸我績

孟子萬章上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趙氏章句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

揜其井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己之功也朱子集注揜蓋也蓋蓋井也 按爾雅釋言曰舛蓋也郭璞注謂覆蓋毛詩閟宮奄有龜蒙箋云奄覆也奄與舛同爾雅當本云舛蓋覆也故趙注以蓋爲覆鄭箋以奄爲覆郭注合言爲覆蓋也或以蓋覆義同故鄭箋以覆言蓋趙注釋蓋爲覆也要鄭趙所據皆此經無疑又釋言曰蓋割裂也郭注蓋未詳釋文蓋古害反舍人本作害按此蓋爲害之假借謨蓋都君者謀害於君也尙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孔傳割害也言大水正方爲害輾轉相訓是害爲割割亦爲害也禮記緇衣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注云古文周

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據古文尙書作割知禮記周爲害字之誤郭注爾雅釋畜云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契今公羊傳宣六年作周狗何注以爲比周之狗此其證大誥天降割于我家孔傳訓割爲害釋文謂馬融本割作害據緇衣知古文尙書本作害以割與害義同且割亦从害故或作割其義則當從禮記注訓割爲蓋與郭本爾雅正合蓋割同訓爲裂展轉相注是割亦爲蓋也然則鄭讀爾雅與郭同舍人本蓋作害展轉相訓是割又爲害也然則孔傳讀爾雅與舍人同今文尙書讀割申爲厥亂則當在昔上帝厥亂爲句厥

其也亂治也言上帝求治之道勸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也
孔傳云在昔上天割制其義不知割本爲害害當爲蓋故其說
迂回失其讀矣說文艸部蓋苦也从艸盍聲血部盍覆也从血
大今覆盍皆通借苦蓋字盍从血大徐鉉謂大象盍覆之形徐
鍇本作血大聲是盍从大聲故與害聲相近而通借趙注蓋覆
也用說文本義而不知爲假借也象言皆我功者摠上完廩浚
井言之明父母之使舜皆象之謀故史記五帝本紀云本謀者
象孟子萬章云象日以殺舜爲事也如章句集注俱專主浚井
一事言之象不得云皆也 趙注謨謀也都於也咸皆也績功也
皆本釋詁文而不知蓋之當爲害則於六書假借之誼未審也
又趙注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故謂之君疏云都君卽

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中漁雷澤一年所
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爲都君集注舜所居三年
成都故謂之都君本此考五帝本紀無都君之稱但云舜耕歷
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
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此注仍當
從趙氏都之爲於旣本釋詁郭注引書臯陶曰都以證之釋文
因音於爲烏其實釋詁于都並訓爲於展轉相訓于亦於也則
於亦可讀于矣堯典一則曰驩兜曰都共工再則曰兪曰於鯀
哉又臯陶謨臯陶曰都慎厥身修夏本紀作臯陶曰於慎其身
修臯陶謨臯陶曰都在知人夏本紀作於在知人臯陶謨臯陶
曰都亦行有九德夏本紀作於亦行有九德益稷禹拜曰都又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夏本紀作禹拜曰於禹曰於帝慎乃在位雖張守節亦音於爲烏而都之訓於尤顯然可證也孟子所述本逸書舜典故蓋之爲害與堯典方割之文合而知蓋并之說謬也都之爲於與臯陶益稷之訓同而知都君之號僞也

子見南子章集解

孔安國曰按此曰字皇邢二等以爲南釋文作子者釋文皇氏本皆誤衍當刪正男誤本句同陸氏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則陸所見本有作以爲南子者又舊校云今注云舊以南子者與邢本正同皆妄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以上二也字邢本皆刪去非是矢誓也子路不悅當從邢本故夫子邢本同釋文大書故孔子三字云一本誓之曰此曰字皇本無之當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邢本作咒亦俗字釋

文作之祝云州又反本今作咒按詩書字皆作祝此當從誓義可疑也邢本也按學而篇道千乘之國章集解載馬融及包氏注又云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與此章先引孔安國等說而何氏自疑其義其注例正同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安國說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也淺人不知此章爲何氏之言而必於孔安國下妄補曰字又不達等字之義而刪之改之遂至不可解至邢昺遂誤以行道既非婦人之事以下亦爲孔氏之言矣茲特正之 又按論衡問孔篇引論語此章而云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然則因子路不說而孔子誓之先儒所解亦本舊義也

漢魏石經遺字

一切經音義卷三光讚般若經第七云燕坐又作宴石經爲古文燕同說文宴安也又卷六妙法蓮華經第一宴默石經爲古文燕說文宴安也按說文燕爲元鳥象形宴安字在宀部是宴爲正字燕爲假借也毛詩或燕燕居息爲古文假借漢書五行志下下作或宴宴居息與漢石經用宴字正合是魯詩今文作正字也魯論子之燕居又當爲今文釋文謂鄭本作宴蓋鄭從古論作正字古今文所用靡定往往隨經而變元和顧廣圻云此石經當指漢石經遇燕字作宴元應因自謂之古文耳庸按春秋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魯夫人正義曰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𠂔魯作𠂔手文容或似之此所言石經古文必魏三

體石經春秋左氏傳故有篆隸古文與元應自言古文者不同又一切經音義卷四賢劫經第一云邦伴石經作𠂔邦𠂔三形同補江反校者或云說文玉篇無𠂔字考經義雜記魏三體石經尚書載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邦字作𠂔𠂔邦三形又予惟以爾庶邦邦字存𠂔邦二形呂刑有邦有土邦字存古文篆𠂔𠂔二形知𠂔必古文𠂔字之訛元應此卷所言石經卽魏三體石經尚書也

孟子見梁惠王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孟子一書乃孟軻氏自著故敘次井然凡後人作孟譜及年表者皆當以此爲據試以第一篇言之首書孟子

見梁惠王則孟子始游梁因魏招賢故先見惠王也王立沼上章盡心於國章願安承教章晉國莫強章統此矣繼書孟子見梁襄王則惠卒襄立故孟子第二見梁襄王凡居梁二年次書齊宣王問是第三見齊宣王也因魏襄卽位望之不似人君故不久去梁適齊齊桓晉文章論古樂章文王之囿章交鄰國章見雪宮章毀明堂章王之臣章故國章湯放桀章爲巨室章齊人勝燕章取燕章統此矣次書鄒與魯閔穆公問是孟子四見鄒穆公也蓋因齊宣不能用故奉母去齊歸魯據列女傳鄒穆公見而問之次書滕文公問間於齊楚是孟子五見滕文公也文公爲世子之楚過宋兩見孟子卽位後館孟子於上宮齊築薛章竭力事大國章統此矣次書魯平公將見孟子是孟子六見魯

平公也時孟子已七十餘歸老於魯與萬章之徒作孟子託端梁惠絕筆魯平是孟子之交諸侯實始於梁惠王而終於魯平公平公之卒孟子已八十二再逾年而孟子卒故魯平稱諡也孟子於齊宣稱臣田完世家言宣王喜文學之士鄒衍淳于髡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孟子仕齊宣卽在此時與齊湣王時爲三卿別一事劉向列女傳所謂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是以憂與世家所言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事正合也列傳云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是以孟子先游齊後適梁誤矣六國表於魏王三十五年大書孟子

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魏世家又書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若齊表及田完世家則絕無其事如果先見齊宣王則孟軻至必書於齊表及田完世家以記其始安得書於梁惠篇也據年表世家斷列傳爲誤試以列傳中齊宣梁惠字互易之則甚合如云道旣通游事梁惠王惠王不能用適齊齊宣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蓋孟子道仁義而梁惠求利國是不能用雖有願安承教之言他日又欲爲死者雪恥矣至與齊宣言王道王因言吾惛不能進於是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繼而取燕不能拯民水火置君而後去則於孟子所言仁術推恩發政施仁等固大悖此非不果所言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乎若以

爲宣王不能用則固嘗得位受祿矣若以爲惠王不果所言則孟子至梁踰年而惠王薨孟子猶在梁不應以不果所言責梁惠也趙邠卿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能用乃適梁蓋所據列傳已誤又云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此說更誤如始見齊宣王則齊桓晉文章言王道列傳所謂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也當以爲篇首一也首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事者臣未之聞此孟子私淑諸人願學孔子平生志向所在列傳所謂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是也當以爲篇首二也如言仁術推恩發政施仁治禮義等皆言仁義者當以爲篇首三也乃皆不然而獨以梁惠王爲篇首故知孟子始見梁惠王也卽以立國年次論之梁惠王立二

十九年齊宣王方卽位古人四十彊而仕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見梁惠時孟子年甫四十二不應四十以前已見齊宣齊宣八年孟子去梁九年至齊十年宣王伐燕取十城時孟子在齊勸宣王謀於燕眾置君而去是可證梁惠死後始見齊宣不得先見齊宣去齊適梁又去梁適齊三四年間兩事齊宣僕僕於齊梁鄒魯間也

孟子仕齊宣王

史記田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按此文雖認序於宣王之末而其事則非宣王末年也宣王十年伐燕孟子在齊此其時

矣騶衍淳于髡之上當有孟軻二字而淺人刪之鹽鐵論可據不知孟子之仕齊宣實徒得祿位而道不行故不久去齊列女傳足證也 鹽鐵論論儒篇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 列女傳卷一母儀傳孟

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

按敏字當衍不讀爲否淺人不得其異日閒擁楹而歎孟母見讀遂妄增敏字觀下文曰不也可見

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

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按此當在齊宣王十年伐燕

以後事諸侯多謀伐齊孟子勸王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宣王不能聽孟子知道不行卽於是年奉母歸魯也

孟子生卒年日

孟子譜明人所纂以爲譜傳自孟子四十五代孫孟寧宋元豐時人言孟子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冬至日卒年八十四娶田氏明海鹽呂元善聖門志亦謂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卒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有謂生於周安王二十七年者誤也安王二十六年崩其二十七年爲烈王元年年八十四當生烈王四年也闕里志但云年八十四不詳生卒年月按八十四之年孟氏譜闕里志聖門志皆同惟以爲生於烈王四年則至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時年始三十五

而惠王之年遠長於孟子不應遽稱爲叟庸作年表移前四年依三家八十四之說當生於周安王二十六年乙巳卒赧王二十二年戊辰魯平公卒於赧王十九年故孟子書稱諡遊梁時年已四十二如此方合恐臆度之見不足信也更有禮樂錄謂孟子年七十四若依舊說謂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則遊梁時止二十七歲若合以庸移前四年之說遊梁時止三十一歲卒於赧王十六年魯平公之卒尙後四年不得稱諡矣其說非也禮樂錄又引或云生安王十七年丙申卒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九十七按孔子生春秋年七十三戰國時人享百齡者少汪氏份斥爲無據是也

齊宣王取燕十城

宋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爲是今證之

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故爲君計不如按兵勿出齊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鮑注云後漢志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爲文公時魏

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又燕策文公篇

云權之難燕冉戰不勝趙弗救噲子

鮑注云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

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今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鮑注云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爲文公末年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曰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願爲兄弟

而請罪於秦

史記燕世家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復歸燕十城

蘇秦列傳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

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按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燕文二十八年蘇秦始說燕時齊宣九年與魏襄會於徐州諸侯相王田嬰欺楚明年楚圍齊徐州蓋燕文虐民齊宣征之與燕再戰於權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與燕策權之難燕再戰不勝正合

鮑注謂燕文公末年是也燕文卒於是年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卽孟子所謂五旬而舉之及取之是也固與齊潛伐燕噲三十日而舉燕顯然爲二事時燕有喪且數被兵易王尙未立故孟子有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說或謂寡人勿取者蘇秦說齊宣歸燕十城也孟子言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如水深火熱燕民不說不取與蘇秦還燕十城之策正同特有公私之別耳諸侯將謀救燕者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文公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圍齊正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且齊燕再戰楚邑楚先圍齊當必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言諸侯多謀伐寡人也齊宣十一年與魏襄伐趙趙決河水灌之見田完

世家趙世家六國年表蓋報救燕之役也故燕策文公篇謂燕亡國之餘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正指齊宣伐燕趙肅救燕而云然乃鮑注以此爲燕昭旣立之時吳正傳亦云此非文公時蓋未細考也穰侯列傳云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考六國表燕文二十九年齊宣十年趙肅侯十七年楚威王七年正秦惠文王五年鮑注齊策謂魏冉自惠王時任事此役在文公末年是也 又考齊宣十一年燕趙秦楚四國謀伐齊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襄與齊宣睦故宣九年與襄會於徐州十一年又同襄伐趙因趙救燕故知魏不與謀也齊宣八年韓昭侯二十四年秦拔韓宜陽二十五年早作高門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明年爲齊宣十一年韓宣惠王元年時韓兵役

相尋昭卒宣惠立故知韓不與謀也

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
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
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年表燕召公
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諡者齊宣卒於孟
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祇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漢趙
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別余因黃氏說為證明如此讀孟者正
之陳壽祺案孟子齊伐燕事因燕策王噲篇齊湣王諡為宣王
史記燕世家噲立齊湣王復用蘇代亦訛湣為宣論者遂至
糾紛然按二書前後上下之文參觀互考則二事判然史之紀
傳世家與年表歲月又皆相應不得以一二謬字斥全書也資
治通鑑以伐燕事屬宣王屈齊之年數以從燕閭微君若璆又
欲屈燕之年數以從齊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依通鑑屬宣王所
載陳氏新話則屬湣王至謂孟子為誤近周廣業孟子四考又
極詆史記而不取黃氏日鈔無識甚矣臧君證之國策史記傳

之孟子靡不符合而
千古之聚訟乃定

齊湣王伐燕噲

戰國策齊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
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按田臣思當為田忌之異王之謀過矣不如

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
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因以得交於
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
舉燕國按此燕世家六國年表之所本為伐燕噲為齊湣王之
明證 燕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
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誤王復用蘇代
使於燕激燕王厚任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大亂百

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誤王因而
仆之破燕必矣構難數且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
軻謂齊宣誤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
五都之兵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
燕人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按此皆史記所本惟齊湣王之湣三
字皆作宣蓋因孟子有齊宣王淺人不知為二事遂據以妄改
也凡燕策王噲篇所言齊王無一非湣王也史公所據戰國策
原是湣字 篇首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
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又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
于髡所言齊王皆指湣淳于髡事具見宣王湣王篇下與孟嘗
君同時仕齊最久而齒長者史記滑稽列傳記髡先事齊威王

之孟子靡不符合而
千古之聚訟乃定

齊湣王伐燕噲

戰國策齊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
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按田臣思當為田忌之異王之謀過矣不如
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
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因以得交於
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
舉燕國按此燕世家六國年表之所本為伐燕噲為齊湣王之
明證 燕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
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誤王復用蘇代
使於燕激燕王厚任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大亂百

姓恫怨將軍市被大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誤王因而
仆之破燕必矣構難數且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
軻謂齊宣誤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
五都之兵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
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按此皆史記所本惟齊湣王之湣三
字皆作宣蓋因孟子有齊宣王淺人不知爲二事遂據以妄改
也凡燕策王噲篇所言齊王無一非湣王也史公所據戰國策
原是湣字 篇首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
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又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湣
于髡所言齊王皆指湣湣于髡事具見宣王湣王篇下與孟嘗
君同時仕齊最久而齒長者史記滑稽列傳記髡先事齊威王

章子亦於齊威王世已數將兵蓋皆三世之舊臣老将也儲子
爲相適當湣王時故王使人問夫子不稱諡也見孟子離婁下
告子下

史記六國年表周慎靚王五年燕噲五年君讓其臣子之國顧
爲臣時齊湣八年也又赧王元年燕七年君噲及相子之皆死
時齊湣十年也於齊表雖不著湣之伐燕而文爲湣已明

蘇秦列傳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
宣王卒湣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事見孟子

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蘇秦之弟曰
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曰今夫
齊長主而自用也云云則國策之齊王爲湣無疑 又列傳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皇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也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事又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五終

嘉應張嘉祺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六

學海堂

拜經日記

武進臧明經庸著

咸黜不端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趙咸黜不端注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王子穰爲王室去不端直之人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滅王肅云咸皆也傳咸爲七經詩其傳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案杜意以咸爲皆故舉晉文鄭厲言之作滅者誤傳咸七經詩者易書詩周禮左傳論語孝經也初學記卷二十一文部載傳咸左傳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已榮 其一 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詔古之遺直咸黜不端勿使能植 其二 此

引作威黜者字誤當據傳疏校正

孔子先世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偏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鄒大夫故曰鄒叔紇生孔子案孔子世家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集解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王符所舉世數與此合惟以子木降士爲滅於宋與杜異

七十子

今本孔子家語標目七十二弟子解又篇末題曰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庸案春秋正義昭二十年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然則家語名篇本作七十子今本二弟兩字爲衍文正義引服虔注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爲七十子傳與家語名篇正合禮記正義檀弓曰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案二字亦當爲衍文據服孔引史記蓋篇題本稱仲尼七十弟子傳又案史記列傳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索隱云孔子

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并可證家語

七十二人爲七十七人之誤篇末當爲夫子弟子七十七人也
漢書地理志孔子閔王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
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又儒林列傳仲尼既沒七十子
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
者但言其成數也楚元王傳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是實七十二人當依儒林傳注作七十七人是
可證史記漢書家語皆七十七人孔子世家身通六藝者七十
有二人張守節正義亦誤作二當據弟子列傳正之孟子曰如
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此皆舉
成數言之耳檀弓孔子之喪羣居則經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
爲朋友服此二亦衍字孔廟圖作七十二人又以蘧瑗林放等
爲弟子皆不足據皇侃論語義疏先進篇引或云冠者五六五
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十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
人此沿襲文翁圖之誤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據以作弟子傳
七十七人當從之

從遊弟子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齊人遺女
樂子路曰可以行矣過匡顏刻爲僕顏淵後反衛南子願見子
路不悅過鄭與弟子相失鄭人或謂子貢東門有人若喪家之
狗子貢以實告過蒲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鬪甚疾
子與之盟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佛肸召子
欲往子路疑之將西見趙宣子臨河而歎子貢趨而進問哀公
三年孔子在陳季康子召冉求子貢送冉求曰卽用以孔子爲

招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明年如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遇長沮桀溺丈人孔子遷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圍孔子絕糧子路愠見子貢色作顏回入見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然後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曰王之臣有如子貢顏回子路宰予者乎曰無有昭王乃止哀公六年孔子反衛明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路曰衛君待子爲政明年召冉有爲季氏宰季康子問軍旅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歸 案論語先進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次以德行顏淵一節釋文大書德行二字云鄭氏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皇侃義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孔子門徒三

千而唯有此下十人名爲四科邢疏亦分章朱子集注從程子說以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今考從遊弟子有顏淵子貢子路冉有宰我顏刻公良孺七人而不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五人則鄭注合爲一章蓋非仲尼弟子列傳以德行顏淵一節摠序於前本不以爲陳蔡相從之士也

葛覃大夫妻詩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解云言從大夫妻以下卽詩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案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

可以歸句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寧父母也經之歸寧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卽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旨同

王門子公羊注

尙書正義泰誓上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

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句注公

羊以爲春秋制句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

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

追爲之辭以上皆王注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案釋文序錄公

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東晉散騎常侍辰陽伯

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

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丘爲制法之王與黃韻作主誤黑綠

不代蒼黃禮記正義中庸引援神契文同代舊誤伐今據訂正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

稱素王

鮮能知味

禮記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義曰案異義云張華

辨鮮師曠別薪符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
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案晉書而上稱異義文當有誤

妥而后傳言

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后傳言注安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古文
妥爲綏爾雅釋詁安安坐也注禮記曰妥而后傳命 案儀禮
注則傳命當爲傳言古文作綏而後傳言今文作妥而后傳言
鄭據雅詁定從今文作妥又鄉射禮注云古文而后作後非也
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然則古文作後今文作后相
見禮妥字從今文后字亦當從今文如郭注所引今本作後非
又案儀禮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以下蓋皆士相見禮之記
故郭氏稱禮記謂禮經之記也今本無記字蓋脫

爾雅注引尚書

爾雅注湯矣西土之人今牧誓湯作迓茂哉茂哉今皇陶謨作
懋哉懋哉天威斐忱今康誥威作畏爾弋今牧誓爾作稱翌
日乃瘳今金縢作王翼日乃瘳無惑併張爲幻今無逸作民無
或胥譴張爲幻至于大坏今禹貢坏作伾 案此類異文未必
郭景純親見舊本尚書如此蓋漢人李巡樊光等注所引郭氏
承襲用之耳

哀矜折獄

尚書呂刑哀敬折獄傳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案爾
雅釋訓毛詩鴻鴈傳及釋慧苑引說文字統皆曰矜憐也今鄰
同聲爲訓也孔傳曰憐正釋經之矜字可證經作哀矜而不作

哀敬矣傳中敬字亦係淺人竄入孔傳蓋言當哀矜下人之犯

法釋哀斷獄之害人釋折若謂敬斷獄之害人乃不辭斷獄害

人何敬之有若言斷獄宜敬不當承以害人此明是下人犯法

斷獄害人二者皆蒙上哀矜也正義曰當哀憐下民之犯法敬

慎斷獄之害人釋經釋傳皆有此辭則孔所據本已誤矣文選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善注引尚書哀矜折獄明啟刑書所據

本出沖遠之上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

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孔叢子刑論篇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

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

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折

獄 案孔傳本古文尚書也書大傳今文尚書也皆作哀矜折

獄孔叢子雖偽託而所引亦作矜則本古文漢書傳贊本今文

而作哀鰥折獄益足爲今文矜字之證蓋矜鰥二字往往通借

此哀鰥之爲哀矜猶鰥寡之爲矜寡也 又案大傳哀矜哲獄

哲當爲折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書釋文曰折馬鄭王皆音

哲馬云智也而大傳曰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

後有刑也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禮折民惟刑言制禮以

制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哲知也段氏若膺云班意以制

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哲小顏又取馬鄭

說注之殊失班意案孔叢子刑論篇孔子曰書曰伯夷降典折

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

皇清經解 卷三 臧明經拜經日記 庚申補刊

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正之以刑謂折之以刑也

儀禮今文

士虞禮筭而大祥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說文谷部云因古文因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此蓋古文作禫今文作導古文或亦作導說文寸部有導字示部禫除服祭也當是後人所補故不與祠禘祫諸訓祭字同列而附於部末

士喪禮拒用巾注拒晞也清也古文拒皆作振說文刀部刷刮也从刀𠂔省聲禮布刷巾案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說文手部拒給也从手臣聲一曰約也又部𠂔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禮布刷巾當作禮刷用巾蓋爾雅拒刷同詁鄭君所據今文作拒許君所據今文作刷

猶毛詩周禮許鄭之本迥異

布爲用之訛禮注本釋詁

文𠂔清當用又部字从手持巾而爾雅釋詁儀禮今文皆用刷刮字者同聲假借也故許君仍於刷下引禮經以名之爾雅拭刷同詁爲清展轉相注是刷亦拭也故許君曰𠂔拭也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又士冠禮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說文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曰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案此古文作離皮今文作麗皮易象傳離麗也儷者麗之或字此亦許稱今文之證

士喪禮爲塋于西牆下注塋塊竈說文土部塋陶竈窻也从土役省聲案玉篇土部曰塋陶竈窻也儀禮甸人爲塋於西牆下鄭元曰塊竈本亦作塋又作塋塋同上然則顧野王所據儀禮

本作坵今本作塋俗字釋文爲塋音役當作爲坵音役又旣夕
記曰塋用塊注云古文塋爲役然則古文作役今文作坵許鄭
皆從今文蓋古文假借今文因陶竈从土故从役省今本旣从
土又不省係俗字

士虞禮酌酒醕尸說文西部酌少少飲也从酉勺聲案飲卽說
文飲字士虞禮注醕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醕酢變吉也特牲饋
食禮注醕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醕者尸旣卒食又却頤衍養樂
之少牢饋食禮注醕猶羨也旣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案士
虞禮注與特牲少牢異義鄭望文爲說羨衍聲義皆相近與醕
爲一音之轉皆取尸旣卒食又羨飲安樂之也許云少少飲也
與鄭義相反而相成特牲注云今文醕皆爲酌酌卽酌字形近
之訛是古文作醕尸今文作酌尸許君儀禮皆據今文故有酌
無醕玉篇曰酌余振切少飲也醕同上此其明證釋文醕尸三
篇皆有音而不出酌字則陸所見本已誤又今文醕皆作酌惟
特牲注作今文士虞少牢注皆誤作古文矣據許君收酌字定
之

夷逸朱張

長洲宋孝廉翔鳳論語鄭注說曰文選劉越石答盧諶書自頃
朝張注朝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茲宄侏
張朝與侏古字通此鄭本爲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注作者
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壽壽張爲幻
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

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庸案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是讀朱張爲侏張不以爲人姓名也爾雅釋訓侏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侑張爲幻侑勸請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皇侃義疏作者七人下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不及朱張夷逸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侑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言夷齊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考質疑卷一云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爲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然則班孟堅讀論語以虞仲爲竄逸蠻夷也葉氏不舉泰伯者三讓天下至德不可以逸論也侑之失不足辨

張爲陽狂當如郝氏說爾雅侑張誑也誑可讀爲狂猶楚狂接輿也作者七人注以荷蕢楚狂皆辟言者若從眾家以夷逸朱張爲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伯夷叔齊虞仲柳下惠少連五人乎

巧言令色足恭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安國曰足恭便辟之貌也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注同集注用陸音云足過也禮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大戴禮記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文王

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盧注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左丘明孔子俱恥之足恭而口聖口聖卽巧言也華如誣如讀爲而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爲恭孔注言足恭便辟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皇疏陸音集注皆非曾子以足恭與口聖對文知足本如字讀矣爾雅釋訓遽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季氏篇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鄭元曰便辯也謂佞而辯

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馬言巧避人所忌者謂足容盤辟趨避進退善承人意也友便佞注集解雖稱鄭氏必馬鄭義同鄭襲用之

苟日新

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不特三句三新字韵卽三句四日字亦韵也不特三句四日字韵卽首句第一字苟與三句第一字又亦韵也說文苟目急救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凡苟之屬皆从苟敬肅也从攴苟又菑具也从用苟省徐鉉等曰苟急救也會意艸部苟艸也从艸句聲古厚切案苟讀如亟數之數敬肅字

从此與艸部字不同又字古讀如異與亟韵皆之類也苟日新者言急急皇皇敬為日新之學是不必訓苟為誠作假設之辭矣

君子人與君子也

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皇侃義疏曰言為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案此釋經上句作君子人與音餘下句作君子也無人字又引繆協注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受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

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為句君子人者言此為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動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為君子而無疑也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皇疏標起止同 釋文大書人與二字注云音餘又大書君子也三字注云一本作君子人也然則陸德明本上有人字下無人字其所見本已同今本矣

發中權

微子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亂世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釋文廢鄭作發云動貌案何平叔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此言古論孔說不傳後

馬又爲古論訓也又云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此言鄭注魯論又參齊古也然則廢之作發乃古論假借爲廢魯論本字作發馬讀如字爲誤當從鄭注謂發動中權道始與虞仲事合皇侃義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塵埃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亦用鄭本

公行不下眾王御不參族

國語周語上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眾女三爲衆王田不取羣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衆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案說文三女爲姁姁美也从女奴省聲詩釋文引字林作嫫不省詩綢繆今夕何夕見此衆者毛傳曰三女爲衆大夫一

妻二妾是則衆爲衆美之義說文字林从女者正字毛詩國語从米者假借字國語本文當作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眾王御不參族與上獸三爲羣人三爲眾女三爲衆文法正同今本文有衍脫史記周本紀作公行不下眾有不字是不下眾者不卑下眾人也下讀如字不讀戶雅反韋注云公諸侯也下眾不敢誣眾也禮國君下卿位遇眾則式禮也韋引國君下卿位遇眾則式以明不下眾之義或因注中下卿位之下謂正文下字亦同因疑正文不字爲衍而刪之嘗見影抄宋本注中下眾不敢誣眾也七字行間特疎闊蓋注中本作不下眾後反據正文刪之也王御不參族者正文本無一字故注云御婦官也參三也

族舊作一

族今刪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

俗本異姓作姪姊非

不參族也若正

文本作不參一族韋注不已贅乎

所怒甚多

周語芮良夫曰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案所怒甚多怒當爲怨字之誤也韋注其害多矣引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下文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彼怨字正承此文來可據以勘正怨則其常怒則爲變故下云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於此尚不當言怒也猶日之日人實反明道本作日是也補音及史記並作曰音越非榮

夷公呂覽墨子皆作榮夷終蓋以榮爲姓氏名夷終公與終音相轉耳國語史記作夷公章注云榮國名夷諡也下云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莒因正文稱榮公故韋注以夷爲諡

公子縶反致命

晉語二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狄又弔公子夷吾于梁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今本皆重穆公二字明道本每行大字二十此行獨二十二字細審之兩穆公字皆特小蓋原本作公子縶反致命句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本不疊穆公二字後反據俗本羈入也當依原本刪去穆公二字古人文法多簡

妾告姜氏殺之

晉語四子犯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任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明道本此行亦擠入姜氏二字故此行二十三字原本姜氏二字當不疊讀妾告句姜氏殺之句

弗殺而反必懼楚師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案晉國二字後人竄入故明道本此行擁擠二十二字也上文請殺公子已著晉故此第二云弗殺而反反為晉國可知

原憲為家邑宰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

食加韋解曰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憲為家邑宰黃丕烈札記曰解為家邑宰與今論語文異庸案此韋解論語以義言之耳非宏嗣所據論語本文作原憲為家邑宰也蓋孔子為魯司寇大夫食邑之外別有加田時原思為孔子家邑宰臣食此田粟九百也故韋引論語以釋之

行為表綴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中曰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案此表綴即郊特牲之郵表畷樂記之綴兆行綴詩長發之綴旒義詳掌經室文集釋郵表畷畷與綴同字胥一物也言夷齊之行可為天下準式猶田間標列之木可為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人觀望得行止法也

鞠躬如也

論語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安國曰斂身邪易正義曰鞠躬斂也躬身也此不知鞠躬爲鞠躬故以躬爲身又執主鞠躬如也包咸曰鞠躬者敬慎之至此知鞠躬爲鞠躬之假借故云敬慎之至識出孔注之上邢氏不能疏其意誰謂西京孔子國學術出包子良下乎舉此足徵論語孔注之僞

不失赤子之心

離婁篇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句曰大人謂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

人也案此章猶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之意故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前說勝集注從後說然云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則又多一轉折矣不若前說較直截

資之深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章句曰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集注云資猶藉也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案資字當從趙邠卿訓取上云資之深下云取之左右逢其原此古人綴文之法同一意而易字以避複耳居之安自取之深取之深自左右逢其原意實一貫

孝經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孔傳訓資爲取鄭注表記考工記同集注以爲藉意曲而詞晦矣

圭田五十畝

江都焦孝廉循北湖小志卷三孫柳庭傳云孫蘭字滋九一名禦寇自號柳庭明季爲諸生尤精九章六書之學著輿地隅說四卷其說孟子圭田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以一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勾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繫零星不井者也庸案此解非特與九章筭術合卽與孟子本文餘夫二十五畝隸事極協蓋餘夫爲正夫外之剩夫故圭田爲井田外之零田也

盤庚下萃居

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陽城張太守敦仁考證云卽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肩好貨下經無摠于貨寶正吻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并其說若何耳庸案此萃居字卽當彼經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相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尙書作保居今文尙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云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雜處賤之也藏去也

大射古文滕作騰

檀弓下杜蕢洗而揚觶注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岳本嘉靖本十行注疏本皆作騰所謂今禮者謂儀禮今文十七篇也漢人多傳習是書故所據皆此經鄭君校注儀禮方參定古今文其注他經所據亦惟十七篇而已燕禮注今文騰皆作騰此今文作騰之明證而鄭校燕禮則從古文作騰以訓爲送字作騰爲正今文以聲近而假借也大射注古文騰皆作騰則又今文作騰古文作騰與燕禮互易其字或據禮記注及燕禮以大射注爲誤然蔡中郎石經儀禮殘碑大射正作騰字與燕禮注合未必皆誤也或又謂蔡氏雖是今文未必同於鄭氏凡漢人中同習一家而經字互異者多矣恐難以相決余謂此說可以論他經而不可以論儀禮余考漢儒中如

許叔重蔡伯喈鄭康成何邵公趙邠卿應仲援輩所據今禮皆同此十七篇而無異者

雅釋

爾雅釋木楷散謂木皮甲錯者梢權謂木無枝柯者文法極整齊楷一名散梢一名權取同聲同類者爲訓皆疊韻也今本作梢梢權衍一梢字矣又篇末曰小枝上繚爲喬此申上上勾曰喬也曰無枝爲檄此申上梢權也曰木族生爲灌此申上灌木叢木也恐學者不了故反復釋之釋魚鰲鰌此鰲魚一名鰌也初來聲相近故以鰌釋鰲猶釋畜駉牝驪牝來麗聲相近故以驪牝釋駉牝也釋獸獐鵪善援獐父善顧鵪者援也獐从瞿瞿者雙目顧視貌以其善援故名之曰鵪也以其善顧故名之曰

饗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六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七

學海堂

拜經日記

武進臧明經庸著

孔子去衛適陳

史記孔子世家因孔子居衛居陳時久事多遂覆敘三次第一敘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去衛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擊磬有荷蕢過門第三覆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見飛鴈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自陳遷蔡細繹

其脉秩然不紊第二番叙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遂適衛靈公郊迎卽第一番去衛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願見是也第三番叙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問兵陳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卽第二番孔子遂適衛衛靈公問孔子來喜問蒲可伐乎孔子曰可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是也且卽第一番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大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衛是也第二番叙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欲往孔子擊磬於衛卽第三番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是也案左氏傳昭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

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孔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嚮往至聖故博采眾說以申宗仰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魯卽適衛去衛卽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伐中牟佛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衛居衛月餘乃去衛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自定公十四年至哀公元年史公於居十月去衛下大書曰將適陳又

於過匡過蒲反衛去衛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曰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明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至是乃復如陳也詎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刪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

下又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云反於衛復行如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文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涿鄒家適陳過匡還衛主蘧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適陳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刪之又不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至斯誤又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世家鄭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禮記正義亦引作適則在唐初本已誤矣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衛復反乃主蘧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叙主者如云孔

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兩言主蘧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亦主蘧蒙上可知又孔子以哀元年至陳居陳三歲年六十一後自陳遷於蔡三歲年六十三爲魯哀公六年時厄於陳蔡之間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遷蔡自蔡遷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卽歸老於魯安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

未有終三年淹

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爲時未遠又私淑諸人故孔子遺事孟子知之最熟言之最詳雖太史公生西漢之初親見孔氏古文

而作孔子世家往往有傳聞之誤及遺漏之失不逮孟子遠矣萬章下敢問交際何心章論孔子之仕兆足以行而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趙注謂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三年淹留而不去者此語括盡孔子平生仕蹟試以史記年表世家考之無不印合孔子世家曰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他日復問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後景公敬見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案檀弓下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鄭注云

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聘於上國事見春秋傳是孔子以昭二十五年仕齊至二十七年猶在齊其反魯當卽在此年首尾三載未終閭氏若據亦云昭二十五年甲申適齊至丙戌復反魯是也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此在定公九年爲邑宰未專朝政定公十年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十二年由大司寇攝相事桓子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衛自定公十年至十二年亦首尾三載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居衛月餘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過宋過鄭遂至陳是孔子以定

十二年十一月去魯適衛居十月去衛則在定公十三年後過
匡過蒲月餘反衛居衛月餘復去衛則在定十四五年間然實
計居衛不盈二載也孔子世家又曰孔子遂至陳主司城貞子
家此爲哀元年又曰孔子居陳三歲於是孔子去陳此爲哀三
年首尾計之居陳潛不盈三載下曰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則
爲哀四年下曰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圍
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其秋
楚昭王卒於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
是孔子居蔡首尾未終三載孔子世家又曰明年吳與魯會繪
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

衛之政兄弟也此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輒五年時孔子聞之
以嘆魯衛之衰也衛世家及年表出公八年孔子自陳入衛時
爲魯哀十年則魯哀之九年衛出公七年孔子當先在陳矣蓋
自哀之六年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遷蔡自蔡遷陳自
陳反於衛皆哀之七年八年九年之中也時再仕於陳潛公當
魯哀之九年爲潛公之十六年自魯哀之六年秋孔子自楚反
中有遷蔡遷陳之事統計哀之七年八年九年之中在陳首尾
幾及三載哀之十年孔子自陳入衛明年爲魯哀十一年季康
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首尾又止二載通計孔子仕齊景公
魯定公衛靈公陳潛公又再仕陳潛公衛出公俱未有終二年
者

孟子言孔子

孟子之文有可與史記相證者有可以正史記之誤者有可以補史記之闕者如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而孔子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此可與史記相證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可補史記之闕也禮記檀弓亦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滕文公下陽貨欲見孔

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又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論語亦言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云云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而孔子世家於定公五年下云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

盟而醕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此皆與論語史記相證明也萬章上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而

世家言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雍渠卽癰疽瘠環闕孟子曰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而世家曰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雝由然誤并顏雝由與子路妻兄爲一人矣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案世家曰孔子去曹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可以速則速本此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可與史記相證也世家言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罫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而不言仕

陳潛公爲其臣是可補史記之闕也萬章下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又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世家於季桓子衛靈公言之至詳而不及衛孝公事趙邠卿云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荅之朱子集注云春秋史記皆無孝公疑出公輒也今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言出公八年孔子自陳來衛爲魯哀公十年其十一年季康子以幣迎孔子乃自衛歸魯所謂衛之公養者此其時矣稱爲出公者因輒出奔在外四年後復入立九年而卒諡孝公猶魯文公夫人不允於魯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衛人宜亦有

以出公嫡孫當立爲孝者因謂之孝公矣此皆足補史記之闕又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而世家曰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索隱曰季氏史有本作委吏案委吏與孟子合此足與史爲證告子下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而世家言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

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師已反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是孔子雖以微罪行而師已則明言夫子非罪桓子則明知夫子罪我史記孟子互發明至微盡心下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宿乎屯可證猶孟子之去齊宿於晝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史無明文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世家云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無上下交而愛厄之據其言楚使人聘孔子及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殆不可信故管取其解圍之事而遺其

封地之文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而世家云孔子在陳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此亦可證其事若公孫丑上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萬章下作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滕文公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又見萬章下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萬章下萬章曰孔子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盡心下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又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所載言行均足補論語史記所未及較之諸子百家傳聞爲最真矣

孔子過鄭

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又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頂類皐陶其肩類子產云云孔子遂至陳考適宋適鄭二適字皆過字之

誤年表及宋世家作過宋鄭世家作過鄭宜據以正之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去鄭乃至陳蓋適衛之後遂適陳曹宋鄭三國則皆過而不留者年表鄭聲公五年子產卒鄭世家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案如史記說子產卒在聲公五年則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過鄭在聲公七年則魯哀公元年也安得有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事且左氏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然則子產之有疾數月而卒實在魯昭二十年鄭定公之八年去孔子過鄭二十有九

年時孔子年甫三十爲齊景之二十六年景公來魯問孔子以秦穆公事孔子對景公說至昭二十四年孔子始適周二十五年孔子始適齊是過鄭而交子產實史公之牴牾也宜據左氏傳正之鄭世家言孔子過鄭其肩類子產本舉古人以擬之

先之以子貢

禮記檀弓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喪不欲速貧也案正義引世家以此爲魯哀公六年事是也鄭注云將應聘於楚者世家曰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是也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所謂先之以子夏是也子夏當

爲子貢字之誤卽世家所謂使子貢至楚是也世家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弟子列傳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曰父母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蓋子貢言語之科故使解圍非文學之士所能勝任也且陳蔡之厄有子貢而無子夏尤足爲證

孔子爲魯司寇

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又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此二大字當爲衍文禮記檀弓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孟子告子下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俱無大字鄭注禮記云孔子由中都宰爲

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卽本世家文而無大字尤可證蓋惟王朝之官稱大以別於列國也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五大夫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宰小司徒司馬下小司馬兼宗伯事司空下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案魯自有夏父弗忌爲宗伯無須司馬之兼左氏襄二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與孔子爲司寇同未必定公時仍臧氏爲司寇據云由司空爲司寇魯制蓋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並設未必司空兼司寇也左氏成十五年宋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宋王者後故有大司寇太宰之官襄十五年爲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

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楚制僭故稱大且對左右立文也世家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此卽崔氏所謂小司馬是也然則司馬之下以事省立一人之說不合矣魯制當與楚同但司馬之不稱大猶司寇之不稱大也摠之孔子爲魯司寇與臧武仲爲司寇同世家以爲大崔氏以爲小皆非

十一月去魯

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專叙墮三都本末又曰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

門外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至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專叙孔子去魯本末覆提定公年者因文繁事多故再言以明之魯世家括其要曰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此一事也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又一事也漢人改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爲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不諳覆提文法耳當據年表及魯世家正之臨海洪百里震熿云孔子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爲定十二年冬者誤也案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注

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魯郊在周正首月實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子於魯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初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此見聖人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使十一月不去魯則十二月圍成有不克乎明茅氏坤亦未審史公文律乃曰孔子欲墮三都墮郈與費矣而成卒不能墮以勢之無可奈何也是未知孔子去魯在十一月公圍成弗克在十二月也

爾雅毛詩異文

爾雅釋訓一篇釋詩之訓詁漢初傳爾雅者皆今文之學故與毛詩不同後世三家既亡爾雅之文不可盡考今審其音義相同或別見他書者列爾雅於上以毛詩證之釋雅正以訓詩也爾雅便便辯也此釋詩采菽平平左右也詩釋文曰平平韓詩作便便靡靡和也此釋思齊雍雍在宮也惺惺戒也此釋抑抑子孫繩繩也憊憊懼也此釋鴉鴉予維音曉曉也洸洸武也此釋江漢武夫洸洸也釋文曰舍人本作儻音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武夫潢潢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璜璜皆儻儻之訛洋洋思也此釋二子乘舟中心養養也薨薨眾也此釋螽斯薨薨兮也釋文曰顧舍人本作雄雄案顧野王就郭注爲音然則郭氏注本作雄雄矣古曹聲左聲皆烝類也委委佗佗美

也此釋君子偕老委委佗佗也釋文曰諸儒本並作禕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亦作禕顧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低低愛也此釋葛屨好人提提也漢書叙傳下娒娒公主孟康曰娒娒惕惕愛也師古曰魏詩葛屨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惠氏棟云說文娒美女也或作妣从氏然則爾雅之低當作妣氏與是通故王逸引作娒格格舉也此釋斯干約之閣閣也周禮匠人注亦作約之格格慝慝安也此釋小戎厭厭良人也娒娒安也此釋葛屨好人提提也楚詞七諫注云娒娒好貌也詩曰好人娒娒惺惺勞也此釋巷伯勞人草草也釋文曰郭騷草蕭三音廣雅釋訓曰惺惺憂也曹憲音草增增喜也此釋伐木蹲蹲舞我也旭旭僬也此釋巷伯驕人好好也釋文曰旭旭郭呼

老反是讀旭爲好矣訕訕亂也此釋抑誨爾諄諄也邈邈悶也此釋抑聽我藐藐也版版盪盪僻也此釋板上帝板板蕩蕩蕩上帝也爾雅釋文曰版版詩作板廣雅釋訓曰版版反也熿熿稟也此釋雲漢蘊隆蟲蟲也詩釋文曰韓詩作炯廣雅釋訓曰熿熿憂也然則作熿熿者蓋魯詩敖敖傲也此釋板聽我豎豎也釋文曰敖敖本又作警庾庾病也此釋正月憂心愈愈也郝郝耕也此釋載芟其耕澤澤也釋釋生也此釋載芟驛驛其達也溔溔淅也曄曄烝也此釋生民釋之叟叟蒸之浮浮也謹謹樂也禳禳福也此釋執競鐘鼓喤喤降福穰穰也噍噍喈喈民協服也此釋卷阿雖雖喈喈也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此釋大東佻佻公子契契寤歎也魏都賦或明發而嫿歌善曰爾雅曰嫿

嫿契契愈遐急也嫿或作佻音葦茗一音徒了反廣雅釋訓曰嫿嫿好也爾雅釋文曰契契字又作挈楚辭九歎注引詩挈挈寤歎廣雅釋訓契契憂也曹憲音契爲挈稚讓蓋本作挈宴宴尼居息也此釋北山或燕燕居息也卉木悽悽懷報德也此釋出車卉木萋萋也儵儵罹禍毒也此釋小弁踳踳周道也又釋文曰儵儵樊本作攸引詩云攸攸我里則釋十月之交悠悠我里也旦旦悔爽忒也此釋氓信誓旦旦釋文曰旦旦本或作忌忌同都歎反玉篇心部忌得歎反爽也忒也義本釋訓瑁瑁刺素食也此釋大東韜韜佩璲也懽懽懽懽憂無告也此釋板老夫灌灌黍離中心搖搖也釋文曰灌灌本或作懽同古玩反懽懽本又作搖樊本作遙又作佻玉篇心部懽呼官切悅也又公

玩切爾雅曰懽懽懽懽憂無告也又懽古桓切又公玩公緩二切懽懽憂無告也懽同上蓋爾雅本作懽懽淺人據毛詩改爲灌矣謫謫崇讒慝也此釋板多將煢煢也翕翕訛訛莫供職也此釋小旻滄滄訛訛也速速惟速鞫也此釋正月款款方有穀也專聿掣曳也此釋小毖莫予荇蜂也不俟不來也此釋采薇我行不來也爾雅釋文作不俟曰事已反待也宜從來案說文來部𨔵下引詩不𨔵不來從來矣聲又𨔵𨔵或从彳然則詩本作𨔵爾雅作俟今詩作來者脫其半耳不𨔵不蹟也此釋日月報我不述也釋文曰邇古述字勿念勿忘也此釋文王無念爾祖也萎忘也此釋伯兮焉得諼草也瑟兮僖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此釋淇奥瑟兮僖兮赫兮烜兮也釋文曰僖本或作

卷一百一十一

攔同下板反郭音簡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釋淇奥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也是刈是穫鑊煮之也此釋葛覃是刈是穫也釋文曰是又本又作刈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梅也此釋生民履帝武敏歆也釋文曰敏如字舍人本作畝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又梅音畝案舍人本云云當在梅字下若敏字作畝則下文敏梅也不可通矣其虛其徐威儀咨止也此釋北風其虛其邪也徒御不驚輦者也此釋車攻徒御不警也辟拊心也此釋柏舟寤寐有標也疇謂之帳此釋小星抱衾與裯也右皆詩經爾雅異文者其文同者不著

雅注毛鄭異文

郭景純注爾雅承用漢人舊義如犍爲舍人李巡樊光等徵引詩經三家爲多其文往往與毛氏不同而義亦有異今考其文之顯異者列爾雅於上以毛鄭證之其義之同異亦附著焉若郭注但云見詩而經句無明文者不錄釋詁權輿始也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而毛詩權輿曰于嗟乎句不承權輿權輿始也句蝦大也注引湯孫奏嘏而邢曰湯孫奏假假大也箋云假升也句撫有也注引遂撫大東而閼宮曰遂荒大東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權至也注引先祖於權而雲漢曰先祖于權權至也箋云權當作嗻嗻嗟也介善也注引介人維藩案維當作惟漢書王莽傳同而板曰介人維藩介善也箋云介甲也荀子君道篇疆國篇同仇匹也注引君子好仇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同

匡衡學齊詩

而關雎曰君子好逑逑匹也釋文述音求正義曰詩本作述爾雅多作仇陽予也注引魯詩云陽如之何而澤陂曰傷如之何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惺憂也注引悠悠我惺而十月之交曰悠悠我里里病也箋云里居也盱憂也注引云何盱矣而卷耳曰云何吁矣吁憂也都人士作云何盱矣與郭同箋云盱病也與郭異瘳勞也注引哀我瘳人而大東曰哀我瘳人瘳勞也祓福也注引祓祿康矣而卷阿曰第祿爾康矣第小也箋云第福也射獸也注引服之無射禮記緇衣楚辭招魂注同而葛覃曰服之無斃斃厭也稅舍也注引召伯所稅而甘棠曰召伯所說說舍也剡利也注引以我剡耜東京賦介馭間以剡耜本此而載芟曰以我覃耜覃利也酋終也注引嗣先公爾酋矣而卷阿

曰似先公適矣適終也釋言肅雍聲也注引肅雍和鳴而有聲
曰肅雍和鳴愷悌發也注引齊子愷悌而載驅曰齊子豈弟言
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闔弟古
文尙書以爲圉圉明也猷若也注引實命不猷而小星曰實命
不猶猶若也倅戴也注引戴弁倅倅玉篇頁部同而絲衣曰載
弁倅倅倅恭順貌箋云載猶戴也頌題也注引麟之頌而麟
趾曰麟之定定題也猷可也注引猷來無棄案棄當作止而陟
岵曰猶來無止猶可也弁同也注引奄有龜蒙案奄當作弁而
閼宮曰奄有龜蒙箋云奄覆也倅暇也注引不倅啟處而四牡
曰不遑啟處遑暇也釋親妻曰嬪注引聿嬪于京而大明曰曰
嬪于京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注引尚不媿於屋漏而柳曰尚

不愧于屋漏西北隅謂之屋漏開謂之門注引祝祭於祊而楚
茨曰祝祭于祊祊門內也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注引錫爾
玠珪而崧高曰錫爾介圭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釋樂小者
謂之應注引應縣鼓而周禮大師注禮記明堂位注同而有
瞽曰應田縣鼓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縣縣小鼓在
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釋天西風謂之泰風
注引泰風有隧而桑柔曰大風有隧箋云西風謂之大風雨霓
爲霄雪注引如彼雨雪先集維霓而頍弁曰如彼雨雪先集維
霰霰暴雪也釋水過爲洧頍爲沙汝爲瀆注云詩曰遵彼汝瀆
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而汝墳曰遵彼汝墳汝水名也墳
大防也水草交爲湄注引居河之湄而巧言曰居河之麋水草

交謂之麋釋草瓠棲瓣注引齒如瓠棲而碩人曰齒如瓠犀瓠
犀瓠瓣滌委葉注引以蓀滌蓼詩釋文云蓀說文云或作蓀引
此以蓀茶蓼而良耜曰以蓀茶蓼蓼水草也釋木櫟木叢木注
引集於灌木而葛覃曰集于灌木灌木叢木也釋蟲蟲螽蟃注
引趨趨蟲螽而草蟲曰趨趨阜螽螽蟃也釋鳥鳥少美長醜
爲鷓鴣注云鷓鴣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而旄丘曰流離之
子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釋獸牝豕注引一發五豕儀禮鄉射禮
注說文豕部同而騶虞曰壹發五豕豕牝曰豕釋畜駟白駟黃
白駟注引駟駟其馬而東山曰皇駟其馬黃白曰皇駟白曰駟
長喙獫狁獫狁注引載獫狁獫狁說文犬部同而駟駟曰載獫
狁駟獫狁駟田犬也長喙曰獫狁短喙曰駟駟舉此而毛詩鄭箋

爾雅郭注其文義之異同可見其略矣

詩雅文同義異

郭注爾雅引詩文與毛氏同而義異傳箋者茲亦兩列之俾有
所考焉釋詁龐大也注引詩曰爲下國駿龐而長發曰爲下國
駿龐龐厚也龐大也注引廢爲殘賊而四月曰廢爲殘賊廢快
也釋文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攻善也注引我車既攻
而車攻曰我車既攻攻堅也徽善也注引太姒嗣徽音而思齊
曰太姒嗣徽音箋云徽美也粵于也注引對越在天案越粵通
而清廟曰對越在天箋云越於也屈聚也注引屈此羣醜而泮
水曰屈此羣醜屈斂也箋云屈治也正義曰屈治釋詁文彼屈
作漚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釋文曰韓詩云屈收也邛勞也

注引維王之邛而巧言曰維王之邛邛病也怒思也注引怒如調飢而汝墳曰怒如調飢怒飢意也箋云怒思也履福也注引福履綏之而樛木曰福履綏之履祿也釋言征行也注引王于出征而六月曰王于出征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將送也注引遠于將之而燕燕曰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振古也注引振古如茲而載芣曰振古如茲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夷悅也注引我心則夷而草蟲曰我心則夷夷平也皇匡正也注引四國是皇而破斧曰四國是皇皇匡也釋訓惕惕愛也注引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而防有鵲巢曰心焉惕惕惕猶忉忉也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釋宮廟中路謂之唐注引中唐

有甕而防有鵲巢曰中唐有甕中中庭也唐堂塗也釋器繩之謂之縮之注引縮版以載而緇曰縮版以載乘謂之縮箋云乘聲之誤當爲繩也釋天日出而風爲暴注引終風且暴而終風曰終風且暴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釋蟲草蟲負蟄注引嚶嚶草蟲而草蟲曰嚶嚶草蟲常羊也釋獸麕牡麕注引麕鹿嚶嚶而韓奕曰麕鹿嚶嚶鹿牝曰麕嚶嚶衆多也箋云麕牡曰嚶嚶復嚶言多也四蹄皆白駭注引有豕白蹄而漸漸之石曰有豕白蹄蹄蹄也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畜駭牝驪牝注引駭牝三千而定之方中曰駭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駭駭馬與牝馬也一目白矚二目白矚注引有驪有魚而駟曰有驪有魚豪駟曰驪一目白曰魚牛七尺爲驪注引九十其驪而無羊曰九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十其特黃牛黑脣曰特此爾雅毛詩之文同義異者可見矣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七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